

書叢譯翻線戰學文

星

著 奇維克扎卡·奴曼伊

譯 溪 王

行印店書北東

MG
I51245
208

書叢譯綫戰學文

星

著原奇維克扎卡·奴曼伊

譯 溪 王

行印店書北東



3 2169 0048 4

星

1949.4. 初版

著 者 伊曼奴·卡扎克維奇
譯 者 王 溪
出版者 東 北 書 店
印刷者 東北書店印刷廠

總店 瀋陽 馬路灣

分店 瀋陽 哈爾濱 長春 齊齊哈爾 牡丹江 佳木斯
吉林 安東 四平 錦州 承德 北安 瓦房店 大連

哈.5100

第一章

前進着的師，投入了無邊際的森林，森林把它吞沒了。

德國的坦克、飛機和出沒這帶地方的匪群，都做不到的事情，這無邊的森林做到了。森林裏的道路被戰爭破壞了，被春雨沖毀了，泥濘不堪。裝載食物和軍火的運輸車，陷在遠處森林的邊緣。幾輛救護車被阻在森林中孤立的小村落裏。砲兵團的大砲，沒有汽油，亂丟在不知名的小河邊。步兵和裝備，越離越遠了。然而，部隊仍不顧一切，頑強地繼續前進，把乾糧分着用，節省着每一發彈藥。最後，他們也開始遲緩下來，推進減弱了，信心降低了；德國人便趁機逃脫了打擊，慌忙向西方退走。敵人消失了。

步兵找不到敵人作戰，依然堅守職務，佔領着收復的土地。但，再也沒有比找不着敵人的偵察隊更顯得枯寂的了。他們生存底目的消失了，像沒有靈魂的軀體，沿着道路一邊，慢慢地游盪。

師長塞爾比欽柯上校，坐在吉普車裏，趕上了這樣一隊偵察員。他慢慢地從車裏爬出來，站在泥路當中，又着腰，嘲弄地笑着。偵察員們看見指揮官，便停止腳步。

「啊，找不到敵人了嗎，我的老鷹們？」他說，「敵人那兒去啦？他在幹什麼？」

他認出了領隊的特萊夫金中尉——塞爾比欽柯上校一眼便能認識他部下所有的軍官——他確實似地搖了搖頭。

「你呢，特萊夫金？」他略帶挖苦地繼續着：「真可謂小小的快活的戰爭啊——在村子裏喝喝牛奶，找找姑娘……照這樣下去，只要有你們在，我們一直到了德國，連敵人影子也看不到，這可好啦，不是嗎？」他意外輕快地問着。

吉普車裏的師參謀長加里也夫中校，沒精打彩地笑了一笑，他詫異師長情緒突然變化。片刻前，塞爾比欽柯因為部隊不活躍剛嚴厲地向他發作了一頓；加里也夫帶着被擊敗的神氣沉悶地坐着。

上校因為看到了偵察隊才改變的。他底軍隊生涯，從一九一五年當步兵偵察員開始。在偵察工作中他經歷了砲火的洗禮，曾經得過聖喬治十字章。他對偵察員們總是懷着親切的感情；只要看見他們綠色的偽裝套服，被太陽晒黑了的臉孔，心裏便開朗起來。偵察員們總是排成單行沿着道路前進，準備隨時隱蔽，消失在寂靜的森林裏，消失在崎嶇的地面上，消失在薄暮搖曳的影子裏。

但是，師長的譴責是很嚴重的。失掉了敵人——或用偵察規則的術語說，讓敵人擺脫——是偵察員的污點，幾乎是丟臉的事。

師長的話使人感覺他正為全師底命運不安。他怕這時遭遇敵人，因為部隊已經受創。後勤工作又掉在後邊；但，他又希望最後找到狡黠的敵人，跟他肉搏一陣，發現他們底意圖，瞭解他們底力量。是的，爲了這個緣故，現在正是應當停止一下的時候，把部隊和物資都整頓一番。自然，他甚至對自己也不願承認，他的願望，和那狂熱的彌漫着全國的要求是互相背馳的；但是他仍然夢想着攻勢停止

下來了。這就是幹這一行的秘密。

偵察員們默默地站着，兩腳換來換去，怪羞怯的樣子。

「他們都在這裏——你的耳目，」師長一面邁進車裏一面輕蔑地對參謀長說。吉普車向前開動。偵察員們又站了一分鐘，中尉才遲緩地挪步前進。其餘的人跟在後面。

兩耳習慣地應和着每個細微的聲響，特萊夫金心裏盤算着他底一排人。像他底長官一樣，他又希望但又害怕和敵人遭遇。希望遇到敵人，因為那是他的職責，再加幾天來被迫的閒散狀態，對他的部下影響不好。疏忽和懶散交織成危險的蜘蛛網把他們纏住。他又怕遇到敵人，因為攻勢開始時他手下的十八個人，只剩了十一個。固然，他還有全師聞名的安尼卡佶夫，無畏的馬欽柯，什麼都不在乎的馬莫其金，富於經驗的老偵察員布拉茲尼柯夫和比柯夫。其餘的多半是在這次攻勢中從旁的部隊裏調來的步兵。他們來後，都還感覺偵察員快活：以小組為單位，單行行進，享受着步兵們從來經驗不到的自由。他們又經常被羨慕和尊敬圍繞着，多麼惹人，他們看着很英勇但是碰到正經的事，這批人究竟能起多大作用，却仍待事實說明。

特萊夫金發覺是這個事使自己的脚步遲緩下來了。師長底譴責刺激了他，特別是因為他知道塞爾比欽柯對於偵察員的偏愛。從上校藍綠色的眼睛裏，他窺見了前一次戰爭中機警老練的偵察員塞爾比欽柯伍長，似乎在向他挑戰：「好吧，讓我們看看你們這些年青小伙子，怎樣跟上老手！」

這時，一排人進入了一個典型的西烏克蘭村莊。四面田野和菓園環抱着零星分散的人家。被難的耶穌從一個三人高的十字架上俯瞰着全村。街道上沒有一個人。狗吠和家織窗簾的僅能看見的輕微移

勤，表示濟會受匪群驚嚇的村人，在謹慎地打量着進入村莊的士兵。

特萊夫金把手下人帶到高地上一間孤寂的茅舍前。一位老婦人開了門。她把一條大狗趕回去，一面用粗粗的灰色眉毛覆蓋下的深陷的兩眼慢慢地凝視着士兵們。

「日安！」特萊夫金問她說：「我們是到這兒來休息一兩個鐘頭的。」

偵察員們跟着她走進一間清潔的，有油漆地板和幾張聖像的屋子。他們已經發現這帶地方的聖像和俄國的不一樣——這兒的沒有凸飾的金屬框子，而聖徒的臉龐又甜蜜美麗得令人不舒適。老婦人倒和基輔或基爾尼科夫的烏克蘭老婆婆一模一樣，穿着無數的家織圍裙，乾枯而暴着青筋的手臂。不同的，只是從她銳利的眼裏透露出壞脾氣的神色。

儘管她底沉默是那樣可怕，幾乎是兇惡，她却把新鮮麵包，像奶油似的濃厚牛奶，醃黃瓜，一鍋馬鈴薯給士兵們。但她拿出這些東西時的那種毫不友愛的愜意，幾乎使他們嚙不下去了。

「簡直是土匪的母親！」一個偵察員抱怨着。

他說中了一半。老婦人的小兒子真是和森林裏的土匪群一伙的，長子却和游擊隊在一起。當土匪的母親堅持着可怕的沉默的時候，游擊隊的母親，懇勤地替士兵們開了門。送給他們一盤炸豬肉和一瓶「喀瓦斯」（註：一種飲料），以後游擊隊的母親又讓位給土匪的母親，獨自沮喪地沉默着坐在佔了半間屋子的織布機旁。

安詳的，寬臉龐，兩眼小而機敏的安尼卡偌夫軍曹問她：

「你爲什麼老不出聲，老婆婆？難道你沒有舌頭麼？來，坐下來跟我們談談吧！」

馬莫其金軍曹——駝背的，瘦弱而神經質的，嘲笑地說：

「嘿，真是個追女人的能手，還準備跟老太婆談心……」

沉入深思中的特萊夫金，走出茅舍，站在走廊旁邊。村莊入睡了，縛着腿的馬在高地上吃草。極深沉的寂靜籠罩着——曾經兩個敵對軍隊疾速通過的村莊所特有的寂靜。

「咱們的中尉着急了。」當特萊夫金出去時說，安尼卡偌夫：「上校怎麼說的？——小小的快活的戰爭，在村子裏喝牛奶，找找姑娘？」

「師長說的是他自己的事，」馬莫其金激動起來了。「你管那些閒事幹嗎？你到是不願喝牛奶就別喝，稱量有水。沒你什麼事，那是人家中尉的事，他對司令部負責。你當自己是什麼人物？不過一個鄉下老粗！我要是在剝耳赤捉着你，早在五分鐘裏把你剝了衣裳喂魚了！」

安尼卡偌夫好性子地大笑起來。

「也許是這樣。剝人衣裳——你很有行。吃飯也會吃，那正是上校說的。」

「怎麼啦？」馬莫其金發了火，像往常一樣被安尼卡偌夫的冷靜惱了。「吃飯還有什麼錯嗎？一個機伶的好偵察員比將軍還吃得好呢！吃得好的人才勇敢，才機敏，懂得嗎？」

紅臉頰，淡黃褐色頭髮的布拉茲尼柯夫，圓臉，長着雀斑的比柯夫，十七歲的戈羅波夫斯基，魁偉漂亮的菲也克蒂斯托夫，和其餘的人，帶笑地聽着馬莫其金南方急性子的咆哮，安尼卡偌夫安詳而有分寸的說話。只有馬欽柯——寬肩，黑面皮，牙齒發亮的，站在織布機旁的老婦人身邊，望着她小而乾巴的手，不斷地重複着城裏人的驚奇：

「嘿！簡直像個工廠呵！」

馬莫其金和安尼卡偌夫間的一切爭端：或是玩笑，或是鬥氣，不論什麼問題——刻耳赤的鯽魚是
否比伊爾庫斯克的鱉魚好，德國和蘇聯的湯姆式槍質量比較，希特勒究竟是瘋狂還是生來的匪棍，第
二戰場什麼時候開闢等——馬莫其金永遠是進攻者，而安尼卡偌夫，機敏的兩隻小眼睛，狡猾地閃動
着，總是安詳而有力地辯護自己的意見，他底鎮靜，激得對方發狂。

容易興奮，一碰就發火的馬莫其金，又被安尼卡偌夫的穩重和幽默激惱了。馬莫其金的憤怒，又
滲和着秘密的嫉妬。安尼卡偌夫已經領過勳章，他只得過一次獎章，長官們對待安尼卡偌夫如同平
級，待他就和其他人一樣。這些都讓馬莫其金氣惱，他安慰自己地想：安尼卡偌夫是共產黨員，才更
被上級信任；但私下又不能不欽佩他冷靜的勇敢。馬莫其金的大膽，大部份是爲了表現，經常需要虛
榮心的刺激，他自己也意識到的。他確實很虛榮，但他的優秀偵察員的聲譽，也不是輕易得來的。多
次光榮的職績都有他的份，但歷次總是安尼卡偌夫最出人頭地。

可是在戰役空隙間，馬莫其金就出風頭了。年輕而沒有擔任過實際任務的偵察員，非常羨慕他。
他洋洋得意地到處走動，穿着漂亮的馬褲，最精緻的黃皮鞋。他底衣領老是敞着，鮮綠色頂子的古班
便帽遮着的前額上披着一縷黑髮。寬肩，大個子，簡樸的安尼卡偌夫，怎麼能趕上他？

每個人戰前的生活，都在他的個性上留下了痕跡——西伯利亞集體農民安尼卡偌夫的智力，金屬
工人馬欽柯的機智善算，碼頭工人馬莫其金的放蕩不羈。往事似乎已是說不清地遙遠了，他們毅然投
入戰爭，一點也不知它會延續多長。戰爭變成他們的生活，偵察排就是他們唯一的家。

家——牠是一個奇怪的家，大家集在一起不很長：一個進了醫院，另一個——就更遠，到那一去永不復返的地方。牠有自己短而富有聲色的歷史，一代一代的流傳下去。或許有人還能記起安尼卡偌夫初來時的情景：過了很久，才允許他參加巡邏——老前輩沒有一個願意帶他的。的確，這個西伯利亞人的非凡體力，是一個極大方便。交手相鬥中，他不費吹灰之力便能取勝，必要時能捏死兩個。偵察員們都擔憂着安尼卡偌夫這末大，這末笨重，萬一他被打死或受傷——怎樣把他抬走呢？他申辯着：受了傷他可以自己想辦法，要是被打死，「丟他媽的，你們走開算了；我已經死了，德國人還能對我怎麼樣呢？」他這樣的解釋，仍歸無效。直到最近，特萊夫金中尉代替了負傷的斯克沃爾索夫中尉的指揮職務，情況才改變。

特萊夫金第一次出去巡邏就帶着安尼卡偌夫。別的偵察員，還來不及喘一口氣，這個「巨人」就那末輕便地捉住了一個德國人，他動作安詳而迅速，宛似一隻大貓，連特萊夫金都不大敢相信，真有個半死的德國人在他防雨的披肩下面掙扎着——半月以來，全師正在渴望着的「舌頭」。一天黃昏，安尼卡偌夫和馬欽柯軍曹俘虜了一個德國上尉，馬欽柯腿部受了傷，安尼卡偌夫必須同時帶兩個人。他輕捷地扶着他底同志和那個敵人，同樣小心着不傷害任何一個。

老偵察員戰績的故事，成了夜晚長談的資料，刺激着新來人的幻想，使他們對自己的工作，充滿着驕傲。現在，長時期的沒有活動，離敵人又遠，偵察員變得鬆散了。

吃完這頓好飯，吸過煙，馬莫其金便提議在村莊上過宿，再找些沃特加酒。

「是啊，沒有什麼值得着慌的事……」馬莫其金不很肯定地說，「反正我們已經追不上他們了，

德國人逃跑的本事真不差！」

正說着，門敞開了，特萊夫金走了進來。

「老婆婆，那兒的馬是誰的？」他指着那幾匹縛着腿的馬問道。

額上帶白星的栗色大馬是老婦人的。其餘都是鄰舍的。二十分鐘之後，鄰人們都被召喚到老婦人家裏。特萊夫金匆忙地寫了一張借據，一面說道：

「要是你們願意，派你們家一個孩子跟我們去，他可以帶馬帶回來。」

這個建議正合農民意。每個人都很懂得，只有軍隊急速前進，才阻止了德國人趕走他們所有的家畜，燒燬他們全村。村人對特萊夫金的建議沒有反對的意見，並且馬上挑了一個孩子跟這排人去。十六歲穿着羊皮外衣的孩子，對於這個突如其來的任務，感到既驕傲又有些害怕。他解開馬，備上馬鞍，在井邊飲完了馬，然後報告說一切已準備好。

幾分鐘後，十二個人騎馬向西方奔馳。安尼卡偕夫策馬趕到特萊夫金旁邊，向孩子那邊點點頭，輕聲問道：

「會不會因為徵用馬，受處罰？中尉同志？」

特萊夫金若有所思地回答：「也許噢，也許會，但是我們會趕上德國人了。」

兩人交換了會意的笑。

當他策馬前進時，特萊夫金估量着古老森林寂靜的廣闊。風迎面拂來，馬如飛鳥般急馳。西天一片血紅，騎者競馳急進，宛似向天邊追去。

第二章

師部夜晚駐紮在大森林裏，周圍士兵們不安地睡着。沒有一點火光——德國飛機不斷在頭頂上嗡嗡作響，尋找過路的部隊。工兵先到，工作了整個下午，築成了這個可愛的小鎮：綠色的茅棚，畢直的街道，到處插着路牌，覆蓋松枝的整齊住房。師的工兵隊，在戰爭的這些年代裏，不知建築了多少個這樣短命的小鎮——

工兵連長布哥爾柯夫中尉，正等待着參謀長和他談話。中校的兩眼盯着地圖：標示各部位位置的綠色圖面，看上去有些異樣，素常表示敵軍方位的藍鉛筆線不見了，天曉得後勤在那裏，各團危險地孤立存在無邊無涯的森林裏。

當晚師隊駐紮着的森林，形狀像一個問號，似乎也從師長嘲笑的口吻，質問加里也夫中校：「好，怎末樣啊？這兒可不是半個戰爭中穩坐着，德國砲兵按時開火的西北前線了。現在是運動戰啊！」
好久沒有睡好覺的加里也夫，緊緊圍在他的高加索大壘裏。最後他從地圖上抬起眼來，看見了布

哥爾柯夫。

「什麼事？」

布哥爾柯夫連長正在那滿意地細味着他的工兵所建築的茅屋。

「我來問問明天司令部駐在那裏，中校同志，」他說，「我準備黎明派一排人去。」

他很希望師仍舊駐在這個森林裏，即便多住一天也好。只要他們能在這可愛的叢林茅舍的小鎮中，多勾留一刻！是的，只要再對布哥爾柯夫建築小鎮的奇蹟誇獎幾句。布哥爾柯夫是木匠石匠師傅的兒子，手藝人的自負！是需要滿足的。

「把你底地圖給我，」中校簡短地說。他畫了一個小旗——離現在駐地四十公里外另一森林高地。布哥爾柯夫抑制住嘆息，轉向門口。正在這時，遮着門口的防雨簾子裏被推往一邊，負責偵察的巴拉什金上尉走進來了。加里也夫中校冷冷地迎接他：

「師長對我們的偵察工作很不滿意。今天我們碰見特萊夫金中尉和他手下人。他們的樣子真丟臉，一點不整齊，又不剃鬍子。這是你的責任……」

中校沉默了片刻，忽然以兇狠的聲調喊道：

「上尉，你能告訴我到底敵人在那裏麼？」

布哥爾柯夫中尉溜出了草棚子，為眼前的進軍去準備工兵排。他拿定主意在回去的途中，找特萊夫金，把聽到的話告訴他。「最好他快點叫手下人剃剃鬍子，剪剪頭髮，」布哥爾柯夫好意地想，「不然他真要倒霉了。」

布哥爾柯夫喜愛他底同鄉——伏爾加河區的特萊夫金。雖然成了出名的偵察員，特萊夫金依然是他們初次相見時那個安祥而有禮貌的人。真的，他們彼此很少見面——各人都够忙了——只要想到他

底朋友沃羅達，特萊夫金就在近處什麼地方行進着，也够快慰的！——溫和嚴肅的特萊夫金，時時刻刻和死亡對面，比什麼人都更接近它……。

布哥爾柯夫找不着特萊夫金，他探頭到巴拉什金的草棚裏，巴拉什金因為剛才挨了罵，還在餘怒未息，對布哥爾柯夫的詢問，答以一陣漫罵：

「鬼知道他在那兒！給我找麻煩……」

巴拉什金上尉在全師從他討厭的舌頭和懶惰聞名。他知道司令部要他沒有用，就一心等候隨時調走，乾脆什麼工作都擱下了。在攻勢整個過程中，他只模模糊糊知道偵察員在那裏，幹些什麼事。他自己乘着司令部的汽車到處遊逛，同新來的無線電報務員卡特亞調情！——一個生着美麗的頭髮，可愛的眼睛，好幻想的女兵。

布哥爾柯夫離開了巴拉什金，他發覺自己正在這短命的人住巢穴中。當他沿着筆直的道路走着的時候，他想着當戰爭終於結束時，他就能夠回家，再重理舊業！——蓋新房子，嗅着刨過的木板的香氣，爬上頂棚，和長滿鬍子的木匠師傅討論藍圖，那時候該是多末惬意呀！

黎明，布哥爾柯夫把剷子、尖鋤、和旁的工具裝上車，領着他底人出發。

樹林裏，第一群噦噦喳喳的小鳥，在古老樹叢中飛翔着，樹梢在小路頂上已互相搭碰起來。凍得發抖的哨兵放過夜哨沿着戰壕回來，雨衣披在大衣上。軍營四周和沿着道路都挖了戰壕，睏倦的機槍手傍槍立着。士兵睡在漫延遍地的虎尾樅枝幹上，一個緊挨着一個。清晨的峭寒，把他們凍醒了，正在起身去拾松果松枝，準備燒野火。

「戰爭就是這樣啊！」布哥爾柯夫想着，瑟縮地打顫，「千百萬人過着沒有家庭的生活。」走過了十公里，工兵望見三個騎馬的人，飛快地從西邊奔馳而來。布哥爾柯夫大吃了一驚，他知道前面是沒有一個蘇軍士兵的。騎者縱馬跑近了，布哥爾柯夫立刻放下心，認出其中一個是特萊夫金。

「德國人離這裏不遠，有砲兵和自動砲，」特萊夫金說着，沒有下馬。

他奔布哥爾柯夫的地圖上，尋找德國人的防禦線——這條線正穿過預備建築明天的草棚鎮的森林。

「還有兩部德國裝甲車和自動砲在這兒，大概是埋伏……」就在那裏……特萊夫金最後說。接着又添上一句：「安尼卡偌夫跟德國人扭打時受了傷。」

安尼卡偌夫窘迫地坐在馬上，抱歉地笑着，好像他曾因自己有什麼疏忽而打擾了旁人似的。布哥爾柯夫沒有主意了。

「我現在做什麼呢？」他問。

他們同意工兵奔原地等待，特萊夫金回去報告，然後由司令部給布哥爾柯夫指示。特萊夫金輕輕地奔有白星的大馬前額上加了一鞭，馬便向前飛奔而去。

塞爾比欽柯上校站在他底吉普車旁，團長、中校、少校們圍着他，副官和勤務兵在不遠的地方立着。特萊夫金急忙勒住馬，溜下地來，因道才不習慣地長途騎馬，兩腿踉蹌地走向上校。

「師長同志，德國人很近了。」

人們擠在他周圍，聽他簡短地報告：敵人已沿着附近小溪的岸旁，建築了戰壕，他看到了砲兵位置和大門自動砲，戰壕由德國步兵守衛着。二十公里外，埋伏着兩輛裝甲車，一門自動砲。

師長把特萊夫金的情報，記在地圖上。一陣忙亂，團長和參謀們都拿出地圖。加里也夫中校，忘記了冷，把大衣丟在地下。政治部主任去召集政治工作人員。

「這末說，你認為防禦很堅固？」最後師長，指着放在車箱上面的地圖中新劃上去的藍線問道。

「是的，師長同志。」

「你親眼看到自動砲的嗎？」

「是的，師長同志。」

「你不是吹牛麼？」上校意外地結束了他的問話，細小的灰藍色眼睛機警的看了特萊夫金一眼。

「我沒有吹牛。」特萊夫金回答。

「別生氣，」師長和解着說，「我要問得確切些，我知道偵察員們喜歡大言不慚。」

「我並不是大言不慚，」特萊夫金又重覆一次。

從什麼地方發出一聲命令：「準備戰鬥！」士兵們起立時，森林裏傳出一陣低聲動彈的沙沙響聲。

看着地圖，師長發出命令：

「各團和前一一樣，仍成前進隊形。最前面的團，派出一強有力營作前哨部隊。團的砲兵隊隨步兵走，偵察員和湯姆機槍手掩護側翼，到達一〇八點一高地時，先頭的團，排成作戰隊形。團司令部設在一〇八·一高地。我的位置在同一森林的西部樹叢裏看林人的草棚旁。加里也夫，準備作戰命令，

報告軍團司令部。」忽然，他又輕驕地補充：「要受傷，軍官同志們！砲兵團離得很遠，砲彈和彈藥都很缺乏。我們處在不利地位……我們都要出色地執行任務。」

軍官們急忙散去，各作準備。剩下師長，加里也夫和特萊夫金在車旁。塞爾比欽柯望着特萊夫金和吐着泡沫的馬。

「你是個好孩子」，他微笑着說。

「安尼卡偌夫受了傷」不大自在的特萊夫金意外地說。

上校沒有答話，下了最後命令給加里也夫，往團裏去了。

參謀們不斷地跑去找加里也夫。現在他變成另外一個人了——吵鬧，愉快，好像又回到三十年前巴庫的頑皮少年時代了。「加里也夫聞到德國人的味了，」戰士在這時候總是這麼說。

「去找你底人，監視着德國人，派通訊員來！」他向特萊夫金喊叫着。

「是的，中校同志。」特萊夫金也大聲回答，一面跳上了馬。

在這期間，其餘的偵察員，伴送安尼卡偌夫到野戰包裹所，現在牽一匹沒人騎的馬，又重會着中尉。

特萊夫金在原來離開的地方找到了興奮的布哥爾柯夫。他跳下馬，心不在焉地喝着工兵們給他的沃特加酒，在地圖上指點着下一次司令部的位罝。

「這末說，仗又打起來啦，」布爾哥柯夫說，望着特萊夫金嚴肅的眼睛。

偵察員疾馳而去，去會晤不知名的人。

工兵也向前進，安靜地談論着戰事又要開始，不知那天才能結束，仗老打不完……。

「好，孩子們，布哥爾柯夫說，『我們將不作草棚修建隊，而變爲碉堡建公司了。』」
特萊夫金又和部下聚首，他們正在林間一塊高地上候着，離那無名的小溪不遠，河的那邊敵人正在修工事。

在樹梢上瞭望德國人的馬欽柯，從樹上滑下來，報告道：

「德國人帶着裝甲車和自動砲在這兒呆了半點鐘，然後就渡過小河——找他們的部隊去了。我看見那條小河很淺，水只沒到車子半截。」

偵察員們爬到了溪邊，躲在灌木叢裏。特萊夫金派那個孩子把馬帶回去。

「順着這條路走。別把馬都牽走，留兩匹給我再借用一天。明天就送還，不然，我就沒法送報告了。」
特萊夫金爬向其他的人，開始窺探德國人的防禦工事。戰壕是新挖的，還沒有全部完成，只有沿着宅走動的德國人的肩膀那末高。兩排鐵絲網保護着壕溝。狹小又生滿了蘆葦的溪流，分隔着偵察員和敵人。有一個人站在胸牆上，用望遠鏡瞭望着東岸。

「我要叫他去見希特勒底媽媽，」馬莫其金輕聲說。

「別胡鬧，」特萊夫金說。

他仔細地窺察敵人的工事。是的，那剛能辨認的一條灰色土帶——這是第二道壕溝。德國人挑選的地形很不壞，西邊河岸比東岸高得多，樹林又很密，草屋分散着的村莊附近的高地，是指揮高地，在地圖上標着「一六一·三」。壕溝防守很嚴。自動砲在村莊東頭邊緣守衛着。

特萊夫金忽然想起了安尼卡偌夫，但只模糊的一幌，好像憶起曾在火車中停留了一刻便走了的旅

伴。

「看啊，中尉同志，」馬莫其金輕聲耳語：「德國鬼子要出來散步了。」

三十個德國人從樹林裏出來，走向小溪。他們在溪邊分散開，涉入泥濁的水中，斜視對岸。

特萊夫金轉向他最好的射手馬莫其金：

「嚇一嚇他們。」

一陣很長的湯姆槍聲，子彈在水面上掀起微細的噴泉。德國人竄回岸邊，慌忙向四面觀望，鷄似地咕嚕了一陣，伏在地上。戰壕裏許多人慌慌張張走來走去，發着帶喉音的號令，子彈在呼嘯，村莊外緣的自動砲震動着，吼叫起來，一個接着一個地吐出三個砲彈。幾秒鐘後，德國砲火一齊雷鳴了。至少有十門砲，有三四分鐘的時間，一齊向土丘壓去。砲彈憤怒地撕毀着土地，轟聲震破了森林的沉寂。砲的轟聲，達到前哨部隊——加強火力的營。士兵站住了，營長莫什塔柯夫上尉和砲兵指揮官古拉維奇上尉，緊坐在馬上。

「忘記這是怎末回事了，」莫什塔柯夫說：「一個多月沒聽見這種音樂了」。爆炸聲間斷地傳來，好像走近了的命運的腳步聲。

片刻，營又繼續前進。在路轉角的地方，碰見一個穿羊皮外衣的孩子，牽着幾匹馬。營長騎馬過去問他：

「你在這裏幹什麼？」

「快去罷！」孩子用受了驚嚇的低語說。「河那邊有許多許多德國人，只有十五個偵察員……」

第三章

軍事術語所謂的「進行防禦」是這樣開始的。

部隊展開了，打算直接從行軍中突破敵人陣地。但在不間歇的前進之後，士兵疲勞了，砲彈和軍火又缺乏。進攻便被擊退了。步兵沒事作，冒着敵人炮火和春天的雨雪，躺在濕地上。電話員聽着高級指揮官憤怒的命令和咒咒：「衝過去！叫他們起來趕走德國人！」第二次攻擊又失敗後，傳來了命令：「掘壕而守！」

戰爭變成鐵鏟戰了。只有夜晚在德國五顏六色的火箭照耀下，在德國砲火燒燬鄰村的火礮中挖掘才能進行。大地成了大大小小窟窿拚成的複雜圖案，頃刻間這塊地方的面貌完全改觀。長滿蘆葦和水草的小溪，叢林密集的堤岸，變成了「前線」，被砲彈碎片撕裂着，像但丁的煉獄似地被分割成光禿禿的幾段，由戰壕聯結起來。陰森森的怪風掃蕩着。

偵察員們，夜晚在昔日的河堤上（現在是「無人地帶」）聽見德國斧子的槌擊，聽見德國工兵也在加強修築前進陣地的聲音。

但是禍福相倚，後勤開始到達了：軋軋響着的車子，運來砲彈，彈藥，麵包，草，罐頭食品。最

後，野戰醫院，軍郵，滙兌所，獸醫站也到了，在附近什麼地方建好，隱蔽在樹林中。

使人們寬懷歡樂的，砲兵團也來到。砲已按埋下，射程標尺也已調度好，發出一陣狂怒的掩護砲火，壓向德國人的戰壕和碉堡，士兵們滿意極了。

比較蕭靜的生活開始了——濕淋淋的，黏搭搭的，泥濘的，泥土的生活，畢竟還是生活。軍郵來了，積壓了一整月的火捆信件，送到正在渴望的士兵們凍得青紫的手中；幾乎便是快樂的生活了。

特萊夫金讀着信——蹲在緊挨着蘆葦水草叢生的溪邊戰壕裏。一封是母親的信——伏爾加區小鎮的教師，另一封是莫斯科的妹妹寫來的。母親信裏，歸根結底只是一個沒有明說的懇求——不要戰死。黎娜，在莫斯科音樂院提琴班，報告着她的成績。她用頑皮的親暱口吻談論着巴哈和却伊可夫斯基——「老却伊可夫斯基並不像我過去想的那末難……那個老「德國人」巴哈……」。年青人喋喋不休的談笑，平和的電燈光，提琴柔軟的音調——這些多末遙遠啊！說實話，特萊夫金甚至有些氣憤——別人上戲院，聽音樂，談戀愛，進學校，而他，特萊夫金，和其他的人，坐在這裏，面對着死亡的危險，而更糟的——在傾盆大雨中。

「他們寫些什麼，中尉同志？」馬欽柯問道，傍着他坐下，戴着望遠鏡。

「馬馬虎虎過日子，伸着脖子望着我們——不知我們能不能早點結束一切。」特萊夫金答。

馬欽柯帶笑點頭，仍然從望遠鏡裏望着德國人的陣地。

「德國人好像動作了，」他說。

特萊夫金拿過望遠鏡，德國人正在樹林外滾動一門大砲。他大笑起來，想起妹妹的「那個老德國

人巴哈」的話。

特萊夫金打電話給古拉維奇。

「注意點，古拉奇維，他們滾動出去一門平射砲，離那間破房子右邊兩指的地方，看到嗎？」

「謝謝，特萊夫金，」遠方傳來總是響覺着的砲兵的聲音，「我們得送他們一梭子。」

馬莫其金從潮濕的水草裏探出頭來。

「吃一點，中尉同志。」

他送給特萊夫金半隻鵝，盛在盤裏，連盤帶鵝都用報紙包着。

和馬莫其金分吃着鵝，特萊夫金忽然發覺最近馬莫其金常常帶些軍隊食糧中沒有的各種美味：鵝蛋，鵝，鵝，酸奶油等。他正待查問這個偵察員從那裏弄到這些東西，馬莫其金又叫他注意看德國人，因而便放過去了。

馬莫其金真變富足了。誰也不知道他從什麼地方弄來那麼多的鵝蛋，肉，家禽，鹹黃瓜，酸白菜。馬莫其金對同伴們的詢問，總是伴笑地答：

「我自有辦法。」

事情實際上很簡單，但不光明。特萊夫金派馬莫其金送還兩匹馬時，他沒有送還原主，却「臨時」租給了鄰村的一個獨身老漢，不要租金，講好條件老頭子供給他食物。時間很緊迫，必須耕種了，老人自然十分願意。

年輕的偵察員都羨慕馬莫其金，驚訝他的能幹，漂亮的非也克蒂斯托夫是他最忠實的崇拜者，處

處模仿着馬莫其金，連留鬚鬚也同他的偶像一樣。黃昏後，馬莫其金時常把偵察排的歷史，講授給新來的人聽，——自然，特別強調他自己的成績。是的，他也說幾句自謙的誇獎安尼卡偌夫的話——大個子的西伯利亞人，現在已成了過去，再也不能奪取馬莫其金的榮譽了。

把來源神秘的食物送給特萊夫金，他並沒有想詭譎長官。馬莫其金很能認識人，他清楚地知道絕不能用這類辦法，博取特萊夫金絲毫特殊的看待。特萊夫金吃着鷄，並沒有注意到放進嘴裏的是什麼東西。馬莫其金特別「照顧」他底首長，是因為喜愛他，又佩服他那些自己缺少的品質——特萊夫金對任務的極端忠誠，他底絕對無私。馬莫其金驚歎地注意着中尉倒沃特加（酒）時的準確——給自己的總比別人少。他比其他人工作得努力，休息却最少。這，馬莫其金不能了解。他感覺中尉的作法正確，但又自知，假設他是處於特萊夫金的地位，他便不同了。

送給中尉一份「馬肉」——他這樣稱呼出租馬得來的鷄、鷄美味，馬莫其金走向偵察員居住兩穀倉去。他幾乎和師長塞爾比欽柯上校撞了個滿懷，但爲了他的綠色古班便帽和黃皮鞋，而故意小心地躲開了。上校對規定的制服以外的任何服裝，都要予以處分的。

上校旁邊站着一個銀色頭髮的姑娘，男式的短髮，穿着普通軍裝，戴着中士肩章。能列舉全地區女人的馬莫其金從沒有見過她。塞爾比欽柯在溫和地微笑着和姑娘談話。

塞爾比欽柯對婦女像保護人似的慈和。他內心深覺前方不是她們應到的地方，又不像其他人一樣地卑視她們，而以老軍人熟知戰爭艱苦的憐憫心情對待她們。

「哦，你好嗎？喜歡同我們一起嗎？」上校問。

「很好……跟別處一樣……」姑娘羞澀地答。

「跟別處一樣嗎，你想？不，親愛的，在我這兒，不同別處一樣。我們師是有名的，紅旗師……有人對你無禮嗎？」

「沒有，上校同志。」

「好，要是有人出什麼新花樣，妳上我這兒來。這裏沒有幾個姑娘，我不能讓任何人打擾妳們……妳呢，和什麼人搞戀愛沒有？」

「我要他們幹什麼？」姑娘笑起來了。

「不要瞞我……我已經看見妳和巴拉什金在一起好幾次了。小心一點啊！」說聲再見，他便走向自己的茅舍，剩下姑娘站在樹下。

即時，馬莫其金站到了她面前。

「我最崇高的敬意，小姐！」

她驚愕地上下打量着他。

「馬莫其金中士，偵察員！」他雄糾糾地「嗒」的一聲立了一個正。姑娘笑了。

「我以前沒見過妳，」他說，「妳從旁的部隊調來的嗎？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她大笑起來，說是從旁的師調來的。

「妳在那邊同偵察員交朋友沒有？」

「我在後方司令部工作。」

他們並排地走，姑娘笑着。他用最聰敏的昂然的風度，講述一個笑話又一個笑話，盤算着怎樣領她離開那擁擠的小路。

「聽我底勸告，卡秋莎」（註：「卡特亞」的暱稱）——他已知道她底名字了——「要跟偵察員交朋友。誰是最殷勤的男人？自然是偵察員。什麼人有次特加，美味，手錶？也是偵察員！誰是沒人管的膽大鬼？沒問題，又是偵察員！懂吧？你真的一個也不認識嗎？」他繼續着，打趣地媚笑着。

「我們出名的巴拉什金上尉怎樣——呢？」

「你怎麼知道？」她驚奇地問。

「偵察員什麼都知道！」

她拒絕同他往林裏散步，但答應了以後去看他。開始他因遭拒絕有些不快，不一刻又恢復了精神，分手時成了朋友。

回到穀倉，馬莫其金發現了戰役前肅靜而緊張的忙碌，想起今天馬欽柯要帶六個人出去巡邏。

馬欽柯剛從前進哨位回來，靠着屋角上生鏽的舊打穀機寫信。準備隨他出發的人，正穿着偽裝套服，綁結手榴彈，他們來去的走動顯出特殊的緊張，不斷地瞥望馬欽柯——到出發時候了嗎？

馬欽柯正在給哈爾科夫的妻和老父寫信，告訴他們還活着，也很平安，並告訴妻子不要懷疑他又找了旁的女人，實際上他常寫信，但郵件因攻勢被耽誤了。平凡的話，在今天似乎增添了特殊意義，字裏行間都含着更多的意思。寫完了，簽了名，遞給勤務員，他很興奮；靜靜地說：

「好，孩子們，走吧。什麼都準備好了嗎？」

他和部下聚攏，仔細檢查了一遍，問道：

「工兵們不在這兒嗎？」

屋子那邊角落的草堆中，送出平和愉快的聲音：

「怎麼說不在這裏？工兵們早就來了。」

兩個工兵站立起來，草黏在衣服上。他們是被布哥爾柯夫派來和巡邏組一同出發的。

「我是負責人，」矮小的二十歲左右的士兵的聲音又回答着。

「你姓什麼？」馬欽柯問，讚許地打量着他。

「馬西曼柯，我和你是一個地方人。」

「什麼地方人？」馬欽柯問。

「克萊孟楚克。」

「對了，離我家不遠……知道你們的任務嗎？」

「是的，我知道，」馬西曼柯答說。「除掉德國人的地雷，剪斷德國人的電線，讓你們從開口地方通過，趕着回來參加明天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會議。我是青年組織委員。這就是我們底任務。」

「好孩子，」馬欽柯笑了。「走吧！」

一組人排成單行，沿着道路的一邊向前哨行進。特萊夫金在那邊等候他們。

第四章

馬欽柯出發後的第五天，馬莫其金又碰見了卡特亞，邀她到偵察員的穀倉裏，一瓶家釀的沃特加正等待着他們。

穀倉的一角，鋪上一塊白桌布，擺出誘人的美味，馬莫其金請了菲也克蒂斯托夫和另外幾個朋友參加！自己坐在卡特亞旁邊草堆上。

宴會正興高采烈，出於意外地，特萊夫金忽然進來了。

中尉的出現引起了一陣忙亂，馬莫其金乘機藏起了酒瓶酒杯。說實話，馬莫其金並不怎樣願意姑娘看見他在指揮官面前畏縮，但他更不願挨特萊夫金訓斥。

中尉瞥了一眼那邊角落裏的一堆人和一個不認識的姑娘。士兵跳起來立正，他平靜地說聲：「稍息，」便在他那個角落的牀上躺下了。他三天三夜沒有睡覺。馬欽柯應該在兩天前回，特萊夫金在戰壕裏空等了，向隅倦掙扎着。奇怪而令人焦慮的，兩個工兵應在巡邏組通過設雷地帶後轉回的，一個也不見回來。整組人已融化在望不見的黑暗裏，失蹤了；雨把他們踏過的路跡都沖刷掉了。

特萊夫金躺在法蘭絨被子裏，進入不安定的睡眠。

沉靜下來的偵察員們又喝了一杯。卡特亞輕聲問道：

「這就是你們的指揮官麼？他多末安詳……又年輕。」

特萊夫金睡夢中翻來覆去，忽然大聲說道：

「你們爲什麼這末遲才回來，你們這些古怪的老鴨子？，工兵們也不肯回來。可是我們聽過了却伊可夫斯基，你們老也不來，奇怪的鴨子。」

他的聲音安詳正常，一點不像夢囈，倒好似完全清醒的人。偵察員們感覺不自在，一個一個地走散在穀倉裏了，剩下馬莫其金坐在白桌布旁。

卡特亞蹣手蹣腳地走向特萊夫金，站在他旁邊。他兩眼半睜着，像入睡的孩子；褪了色的外衣敞着，臉上刻印着痛楚與憂傷。

「他多末漂亮啊！」她柔聲地說。

「別驚醒他！」馬莫其金粗魯地喊着。她並不惱怒，從字句裏她感到他對睡着的人的和愛，正和她自己的感覺一樣。「我們的中尉正在着急，」馬莫其金陰沉地解釋。

是的，宴會全部被攪散，每個人都感覺的。

卡特亞走出穀倉，莊嚴的憂慮中夾雜一種奇怪的、崇高的感情。通過正吐露着春天底綠色的樹林時，她帶着驚奇與不注意到自己的情緒。什麼事這樣地感動了她，使她充滿着這般又憂愁又溫柔愉快的感覺呢？她又看見了中尉幾乎像孩子似的面龐。或許，她從那上面窺見了自己的反影，窺見了埋藏在她內心深處，類似痛苦的什麼感覺——一個小市鎮姑娘心裏尙未醫治好的痛楚。這個姑娘而現在

在前面對着最艱難困苦的生活。

卡特亞開始常到偵察員的穀倉去。不幾天，馬莫其金和其他的人，便猜出了她底心意。馬莫其金差不多是滿意的。把自己看作中尉日常生活的保護人，他認為特萊夫金和卡特亞稍稍談談戀愛，可以把他從沉悶的思緒中解脫出來。自從馬欽柯一夥人顯然是失蹤之後，中尉確是變得沮喪了。

偵察員們爭相邀請卡特亞到穀倉來，告訴她一切有關中尉的消息，甚或跑到通訊連去通知她：「我們的中尉從前進哨位回來了。」一句話，他們想盡一切辦法促成這段羅曼斯。只有特萊夫金，沒有注意到這個計劃。

一天，走進穀倉，特萊夫金看見他住的一角用雨布圍着，幔後鋪在草上的氈子，已經換了一個真正的牀，旁邊一張小桌子，桌上——放了一瓶正在開放的雪花。

「這是幹什麼？」他問。

「什麼？」布拉茲尼柯夫天真地說。「那是卡特亞，無線電報務員照顧你，中尉同志。」

特萊夫金赧紅着臉。

「你爲什麼讓外人進排部來？」他問。

布拉茲尼柯夫露出了錯事的神色，不說什麼。馬莫其金聽着，舉起雙手說：

「真沒見過這樣的人！只想着德國人，一天到晚作防禦計劃，伏在地圖上，整天整天地待在前進哨位那兒……」

開始時，卡特亞因特萊夫金的矜持和青年人的羞澀感到失望，她非常不習慣於這種態度。她已慣

於到處受歡迎，雖然她知道出風頭的祕密，並不是由於她自己有什麼特殊魔力，只是因為這裏男人很多，姑娘只有幾個。

以後她又感到雙重喜悅；她所愛的人不是一個平凡的人；不，他驕傲，嚴厲，純潔。他就應該是這樣的。當着他面前，她竟被不常有的羞慚征服，這一點連她自己也感到驚訝。這是她麼？——她一貫認為自己是一個老練的、放蕩不羈的人，在忙亂的戰爭生活裏，偷幾個吻，擁抱擁抱，發洩一下飛快閃過的激情，或單純是爲了煩燥而她曾經把這個叫做生活！

想到這些，她覺得很不體面，但已是很遠的過去了。

她每天來穀倉，帶着花和有絨毛的柳枝。人們並不在乎花——她帶來士兵們寂寞心靈中渴望着的甜蜜的、女性的香味。他們甚至於不滿意中尉對姑娘的漫不經心，雖然同時他們也因他的冷淡而感覺驕傲。

一天，軍偵察官長塞米爾金來師參觀，進到穀倉裏，正巧卡特亞往藍色花瓶裏插着花。他來看看偵察員的情形，但除了伙伕，勤務兵和姑娘外，沒有旁人。

「你是誰？」上校問。

「西馬可瓦中士，無線電台上的，」她說。

「歐，我當你是賣花的！」易怒的上校咆哮着，走開了。

他和師長談得很長，他們客氣地爭辯着，但一點不肯含糊。

「這地區的敵情，你絲毫不清楚，」塞米爾金上校責備師長說。「你對於他們的部署和計劃了

解麼？」

塞爾比欽柯上校，抑制着自己，很想一笑置之。

「我爲什麼應該知道呢？一個師長未必完全知道他自己部隊裏發生的事。他怎末能够知道敵人在幹什麼？我派偵察員出去巡邏，他們一去就不回來。在你看來，九個人不算事，你是一個軍，但我的規模比你小，對我說，九個傷亡實在是很大損失。我已經在戰鬥中損失許多偵察員了。」

「這話固然是，」塞米爾金答，「但是看看你底偵察員們在幹些什麼吧！我到他們的穀倉裏去——一個人也沒有，連勤務兵都不知他們到那兒去了。對啦，有個姑娘在那裏——插着花。簡直是田園詩一般！你底情報官剛才還告訴我，他收到一個對你底偵察員們的嚴厲控告。是的，上校同志，你不知道，我却知道，從什麼村莊來的控告。這就是偵察員工作糟糕的緣因吧！」

塞爾比欽柯上校命令傳情報官來。

猶斯金上尉馬上來了——不大惹人注目的，安詳的，臉上略有些麻子，大的，像圓屋頂似的禿頭，他詳細地敘述了某鄰村的控告，說偵察員蠻橫地撥用了十二匹馬，但只歸還了十匹。

「爲什麼你認爲這是我們偵察員幹的呢？」

情報官並沒有被師長威迫似的表情所嚇倒。

「這點還沒有肯定，」他說。

「那末就去查清楚再來報告。去吧！」

情報官走了，師長疲憊地告訴塞米爾金上校：

「好，我們派巡邏隊深入敵後去。但你要想法子給我們補調偵察人員來。」會談完了，塞爾比欽柯上校走出茅屋。

「我立刻就回來，」他向門口跳起來立正的勤務兵說。

他走向懶洋洋轉動着的風車，轉到分散着的穀倉，向站在門口的勤務兵：

「偵察員的？」

「是的，上校同志，」那人回答，轉向黑暗中喊道：

「立——正！」

穀倉裏一陣騷亂。指揮官仔細地四面觀望。八個偵察員在微光裏立正站着。穀倉的一角用雨布圍着。上校靜靜地走過去，掀起幔子，看見卡特亞也立正站着。小桌上擺着一瓶花，旁邊堆着書和筆記本。

指揮官的怒視和緩了一些，他搜索地望着卡特亞：「你在這裏幹什麼？」他問，然後轉向跑來報告的值日軍曹問道：「你們的指揮官在那裏？」

「中尉在前進哨位上。」

「回來後，叫他到我這裏來。」

他走向門口，又四面一望。

「你留在這兒呢，卡特亞，還是跟我來？」

「我來。」卡特亞說。

他們一塊兒走了。

「你爲什麼那末難爲情呢？」上校問。這又不是什麼瑣事。特萊夫金是好孩子，出色的偵察員。」

她沒有回答。

「怎末？在談戀愛麼？好！但是巴拉什金上尉怎末樣呢？甩掉了麼？」

「那不是認真的」，她說——「……沒有關係。瞎鬧的……」

上校噤住了幾句什麼，然後查問地看着姑娘下垂的眼睫毛說道：

「特萊夫金怎末樣？我想他願意吧。蠶標緞的姑娘，又有花……」

她沒有說什麼，他明白了。

世代的單戀悲劇，發生在這才長羽毛、戴着中士肩章的小姑娘身上，感動了他。這兒，在戰爭的熔爐裏，年輕的愛情，像小鳥似的鼓動着雙翼，快要被鱷魚吞沒。上校微笑了。

他們碰見軍醫助手烏里別什娃，上校請她和卡特亞喝茶。

上校的茅屋裏，醫助和卡特亞忙着燒茶，勤務兵作助手。肥大的燒茶壺開始嘶嘶地冒泡，他們圍坐桌子一旁，快樂地談着各種各樣的事。

不久，特萊夫金來了。

「請坐！」上校請他。

卡特亞怕上校會拿特萊夫金和她開玩笑，但他一次也沒有提到這事。談話轉到什麼馬的問題，卡

特亞忸怩地瞥了一下中尉嚴肅的年青的臉，聽着他清晰的正經的答話，雖然她沒有理會談話的意思。

『我對他有什麼用呢？』她痛楚地想。『他這末能幹，嚴肅，他的妹妹又是提琴手，他——他會成個科學家。而我？只是平凡的人，像千萬個旁的姑娘一樣。』

特萊夫金絲毫不知卡特亞對他的感情是怎末回事。她所作的一切事，使他厭煩，莫明其妙。她常出人意料地到穀倉來，她對他生活上不必要的照顧——他都認為是愚蠢，煩擾，甚至於是無禮。在部下的面前，他感到侷促，當她來穀倉時他們交換着會意的瞥視，拙笨地設法讓他們二人獨自在一塊。

他驚詫在師長屋裏遇見她，坐在茶壺旁。上校提到馬的問題時，特萊夫金第一個念頭便認定是卡特亞從偵察員那裏聽來的，又給他找麻煩。

他簡略地敘述了事情的前後。上校忽然記起進軍的日子，沒有盡頭的行軍，短促激烈的衝突，三月間他站在汙泥雜沓的街道上，諷刺地斥責偵察員。頃刻間，塞爾比欽柯伍長，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老偵察員，從塞爾比欽柯上校細小的灰藍色眼睛裏，讚許地望着：

『好孩子，特萊夫金。』

然後上校問道：

『你確實還了馬？』

『一定還了。』特萊夫金說。

有人敲門，巴拉什金上尉出現在門檻前。

『你來作什麼？』塞爾比欽柯不高興地問。

「你沒有叫我嗎，上校同志？」

「我三個鐘頭前找你的。塞米爾金告訴你了麼？」

「是的，上校同志。」

「好麼？」

「我們派個巡邏隊到敵後去。」

「誰帶着？」

「特萊夫金，就是這個，」巴拉什金含着掩藏着的惡意回答。

他錯認了他的部下。特萊夫金連眼皮也不會閃動一下。烏里別什娃默然地斟滿了茶杯，絲毫不懂談論的問題，卡特亞一點也沒有料想這些話直接與她戀愛的結局有關。

在場的，只有師長窺透了上尉，但他沒有理由不同意巴拉什金。不必置疑，特萊夫金是負責這件非凡困難的任務最好的人。

「很好，」師長說，遣走了巴拉什金。

特萊夫金也沒有多留。

「好，去吧！」上校站起來時說，「充份準備好，這是重大的任務。」

「是的，上校同志」，特萊夫金說，走出了茅屋。

上校聽着偵察員走遠了的腳步聲，無精打采地說：

「好孩子。」

特萊夫金走後，卡特亞坐不穩了。她很快地也告辭出來。月色傾瀉的暖夜的夜晚，樹林籠罩在深沉的寂靜裏，遠處的一聲爆炸，孤獨的軍用車底軋軋響聲間或衝破了沉寂。

卡特亞很快活。她感覺特萊夫金望她時比平常和藹了些。她默想着，威嚴的師長，對她那末慈愛，一定能勸告特萊夫金，說她並不壞。她在月光浸透的夜色裏漫躑着，尋找着愛人，輕微地哼着古老的語話，幾乎像她不會讀過的雅歌篇裏的話語一樣。

第五章

「中尉同志，

「你好嗎？這封信是從你的偵察員、中士和第一組組長安尼卡借夫寫來的。我很平安，也祝你好。醫院把我腿裏的子彈挖掉了。從醫院我又被送到後備兵團。一上來那兒很不好，伙食比前方還糟糕；我愛吃好東西，又吃慣了前方伙食。整天都要訓練，從頭學習所有的條例，又要跑步，喊「胡拉」，當然沒有德國人，也沒有彈藥。還有，他們收去了我從德國上尉手裏繳的瓦爾特連發手槍。你記得吧，那個眼上綁黑綑帶的德國人。我向這兒的營長提意見，他說按規定中士是不准帶連發手槍的。我說我不是普通的中士，是偵察員，已經用過二百多支這種槍了，可是他聽這一套。以後我又調到附設農場去，生活得好像個富裕的集體農民。我什麼都有——酸牛乳，牛油，各種各樣的蔬菜。特別因為我是負責人，類似集體農場主席。我們全部功夫都用在耕種上。黃昏後，我吃着豐富的晚飯，喝着牛奶，以後就睡在羽毛床上。我任的一家女人的丈夫，在戰爭的第一年上戰死了，她對我很慇懃。我經常想念着你，中尉同志，和排裏旁的人，想着我們的一切工作，特別念着你們正忍受艱苦為祖國流血，使我很不舒服。中尉同志，請你同塞爾比欽柯上校說一聲，也許他能寫個請求書

來，他們就會讓我回到你那裏去。沒有你們，我一個人不能呆下去了。我感覺不能跟你們一塊兒堅持到戰爭結束，到像個豐衣足食的集體農民在這裏住着，是很不光榮的。好像你們正在替我抵抗着德國人的。

向你和全排人致敬！

瓦西利也維支·安尼卡偌夫。」

特萊夫金微笑着，一遍又一遍地念着信，很受感動。他似乎看見了安尼卡偌夫站在他身旁，想着如果他現在在這裏多末好，他近乎輕蔑地瞥過睡着的部下，腦子裏把他們和不在的安尼卡偌夫相比。「不」，特萊夫金心想，「不能比。他們缺乏他那種安詳的勇敢，穩重的考慮，清晰的頭腦。他不懂什麼叫「驚惶」。馬莫其金也勇敢，可是他沒有足夠的常識，又自私。比柯夫有頭腦，但又有過份，有時清醒不一定比怯弱好。布拉茲尼柯夫還站不穩腳跟，雖然他也有長處。西米歐偌夫和旁人——他們一點也够不上偵察員。馬欽柯——他到是個好種，可是顯然他已經犧牲，再也回不來了。」

被這樣的苦思包圍着——由安尼卡偌夫來信所渲染的情緒中襯托出他對手下人不大公正的評價——特萊夫金離開穀倉，走向峭寒的黎明。他跑到他最喜愛的偵察員作戰術演習的傾斜的河岸。

這裏，他可以重演前線的實際情況。兩岸中間是一條寬河，剛吐露綠色的柳枝伸垂在河面。偵察員爲演習挖了淺戰壕，兩行裝倒鉤的鐵絲網代表敵人陣線。

每晚特萊夫金都帶部下到這「戰場」上去。他用他特具的堅持，讓他們涉過結冰的淺流，剪電

線，用工兵的長偵察器探尋實際上不存在的地雷，最後，跳過戰壕。昨天他又設計了一個新辦法。他佈置幾個偵察員伏在戰壕裏，讓旁的人盡量靜悄悄地爬向他們，這樣使偵察員熟練肅靜的動作。他自己也坐在戰壕裏，聽着夜晚的各種聲響，思想早已飛向真正的敵人的前進哨位。那邊德國人築起了堅固的防禦工程，他不久就要設法突過去的。

排裏調來了新戰士——十個新的偵察員。他除去爲最近的攻勢加緊訓練一些人外，還要訓練新戰士。每天他又要在前進哨位上注視着德國人，研究他們的規律和動作。

這種不間歇的緊張工作，使他變得很暴躁了。以前他對於偵察員的一些小毛病，差不多是閉眼不問的，但是現在即便是最小的錯誤，也要懲罰。第一個倒霉的便是馬莫其金。特萊夫金嚴厲地質問他從什麼地方弄來那些美味。馬莫其金噤住了幾句什麼農民那送來的禮物，特萊夫金關他三天禁閉說：

『讓那些農民也休息三天，免受你的打擾。』

至於卡特亞，他客氣但堅決地請求她在目前——他是這樣說的：目前——不要到穀倉裏來。是的，每逢遇着她受驚嚇的目光，他總感到侷促，很想收回他的話，但又抑制下去。

最使他憤怒的是從未有過的菲也克蒂斯托夫的事情，那個從喀山什麼地方來的高大而漂亮的傢伙。

下雨了，特萊夫金讓偵察員休息。早晨他離開穀倉走向巴拉什金的碉堡，翻譯萊維普正教他德文。走到磨房旁邊的樹叢裏，他忽然看到高大的長得很好的菲也克蒂斯托夫，在傾盆大雨下躺在草

裏，衣服剝到腰際。他驚訝地問他在幹什麼，非也克蒂斯托夫跳起來，忸怩地說：

「我在洗冷水澡，中尉同志，我在家常洗的。」

當晚，偵察員演習肅靜動作時，非也克蒂斯托夫大聲地咳嗽起來。開始，特萊夫金還沒有注意，到他聽見第二聲後，他恍然大悟了。非也克蒂斯托夫故意地想法着涼；從老偵察員的傳述中，他自然知道咳嗽的人是不參加巡邏的，免得暴露全體。

特萊夫金短短的生命史中，從沒有這樣激烈地發過火。他費大勁努力抑制住，才沒有當場槍斃這個站在月光裏被衆人驚異地凝視着的高大而漂亮的懦夫。

「怪不得你要洗冷水澡，你這個下賤的膽怯鬼！」

第二天，非也克蒂斯托夫被開除了。

太陽昇起了，該到前進哨位去的時候了。特萊夫金帶着兩名偵察員，順着慣常的道路，走向世界
的盡頭；河邊。

他們往前走的時候，連空氣似乎也變了——因為緊張而變得沉重，好像不是慣常的地球上的大氣，而是不知什麼星球上的以太。機關槍迸發的火花……野砲震耳欲聾的轟響……然後，孕育着突然死滅的可怕的沉寂……。通過砲彈淋淋落落的樹林，通過砲兵位置，偵察員穿着綠色外衣，排成單行行進着，一步步地走向砲火。

在第二營的戰壕裏，特萊夫金碰見了馬莫其金。關了三天禁閉之後，特萊夫金調他出來經常負責瞭望哨位——「離德國人近些，離小鷄子遠點。」馬莫其金雄糾糾地立了一個正，遞給他一份瞭望計

刺和二十四小時內敵人動作的記錄。

特萊夫金從一個機槍位置上用瞭望鏡觀望敵人哨位。營長莫什塔柯夫和砲兵上尉古拉維奇平常總在這裏和他會面。他們已經知道巡邏隊快要出發了，使他氣惱的，他看出他們眼睛裏近似歉意的神情，好像是說：「你們必須到那邊去，可是我們却坐在防禦周密的堡壘裏。」他們那種客氣，那種急於想幫忙，使得他頭腦脹痛，全身每個細胞都跳起來抗議。好像他們這種想法，判處了他的死刑。閉起一隻眼睛從瞭望鏡裏望着，他大笑起來，自己想道：「等着瞧吧，朋友們！我的壽命要比你們都長。」

他並不是對他們有什麼惡感，正相反，他非常喜愛這兩個人。莫什塔柯夫年青、漂亮、活躍，是全師最好的營長。砲手呢，特萊夫金特別喜歡他彬彬有禮，無論什麼時候都攪得整整齐齊，和他出色的數學天才。他底砲隊是著名準確的，德國人既恨它又怕它。古拉維奇常整天整夜地在戰壕裏，以頑強的仇恨監視着德國人。他又常供給特萊夫金非常寶貴的情況。從古拉維奇身上，特萊夫金看到了自己執行任務時狂熱的忠誠，不問自己的利益，只想到手上的工作；——特萊夫金從小就受着這種教養，古拉維奇也屬於同一類型。他們彼此共認是同類人，實際上他們也是出於共同教養的——信仰一種真理，就準備爲它貢獻自己的生命。

特萊夫金目不轉睛地凝視德國人的戰壕和面前亂七八糟的鐵絲網，腦海裏極力記着地面上地形的稍稍凸凹，敵人機槍火力的方向和交通壕裏偶然的動作。

他懷着近乎嫉妬的心情，望着烏鴉自由地在自己和敵人的哨位間飛來飛去，威脅人的界限對牠們

是不存在的。只有牠們可能洩露德國人那邊的一切。他夢想着一隻會說話的烏鴉，一個烏鴉偵察員。只要能變隻烏鴉，他會高高興興地願意犧牲自己的入形。

瞭望着，記錄着，直到頭腦在旋轉了，特萊夫金才讓偵察員，接續下去，自己走向莫什塔柯夫的小屋去。

才從訓練學校調來的年青排長都聚在這裏，穿着新制服，帆布長統靴。他們用尊敬的靜默迎接他，停止了嘈雜的談笑。坐在桌子一旁，特萊夫金感着他們好奇的注視，他底念頭轉到他們身上，轉向他們的命運。

他們的生命期限常是很短促的。他們長大了，進學校，各有自己的希望，歡欣和煩惱——之後，某個大霧的清晨，他們就要為一個進攻集合全部人馬，他們便會倒在濕地上，不再爬起。有時連他們的部下也沒有幾句懷念他們的好話——他們相識的時間太短了，彼此還是陌生人。這件外衣裏面跳動着怎樣一顆心？那個光潤的，年青人的前額下隱藏着什麼思想？

雖然同他們的年紀不相上下，但特萊夫金感覺自己年長許多。知道自己已經有了些稱許成就是很可快慰的。若是他倒下去了，他部下會為他悲痛，連師長也會想着他的。「還有那個姑娘」，他一下子忽然想到了，「那個卡特亞。」

在這個可能是他自己死期的前夜裏，他用謙卑和一種憐憫的心情，望着這些年青的指揮官們。

其中一個生着一雙藍色大眼睛的孩子，一直盯着特萊夫金，一見之下便傾倒於他。碰着他的眼光，孩子含羞地說：

「帶我去吧，我很願意參加。」願意——這是他用的字眼，特萊夫金微笑了。

「很好，我去請求師部允許你來。我的人並不多。」

到了指揮部，他真的向加里也夫提出了。加里也夫同意，又下了命令叫把必要的指示打電話告訴團部。

穀倉迎接了麥什其爾斯基——二十歲上下，細長個子，藍眼睛的孩子，穿着肥大的帆布長靴。他的小箱子裏有幾本書，空閒的時候，他便讀詩給偵察員聽。偵察員在穀倉的微光裏，聽着有音律節拍的句子，驚詫詩人的藝術，和麥什其爾斯基激動的紅頰。

特萊夫金出去的時候，卡特亞到穀倉來了。麥什其爾斯基有禮貌地招待她，同她握手，又請她坐。偵察員們喜愛這些，雖然覺得這一套有點好笑；他們已變得不習慣於日常禮節的形式了。

一次，麥什其爾斯基偶然和特萊夫金提起卡特亞。

「她是個不錯的姑娘，那個無線電報務員。」

「你什麼意思？」

「卡特亞·西馬可瓦。她常來這裏。」

特萊夫金默默不語。

「怎末，你不認識她嗎？」麥什其爾斯基說。

「我認識她。可是你覺得她什麼地方那末好呢？」

「她很和藹，她替偵察員洗衣服，他們念家信給她聽，告訴她他們的一切新聞。她來的時候人

都快活。還有，她唱得很漂亮。」

另一次，麥什其爾斯基忽然用他特有的熱情驚叫道：

「但是她愛着你啊，真的，她愛你，你難道真沒發覺麼？很明顯的啊……我真爲你高興。」

特萊夫金勉強地笑了一下。

「你怎麼知道？她告訴你的麼，還是怎末的？」

「沒有，她何必呢？……我自己可以看得出的。我跟你說，她是很好的姑娘。」

「哦！她什麼人都可以愛的，」特萊夫金無情地說。

麥什其爾斯基難過地喊道：

「你怎末說這樣話……虧你想得出來……一點也不是這樣的。」

「到晚操的時間了，」特萊夫金打斷了話題。

麥什其爾斯基很認真地受着訓練，從操課裏搗發着近乎孩子般的喜悅。他爬行到筋疲力竭，勇敢地涉進結冰的水中，準備一夜到天亮聽着排底無窮盡的探險故事。

特萊夫金一天天地更喜歡麥什其爾斯基了。他常讚許地望着那藍眼睛的孩子想道：「他才是當偵察員的好材料……。」

第六章

「好，明天晚上我們就要出發了。希望是個黑夜——這是出去偵察頂要緊的一件事，」馬莫其金在年青的偵察員面前賣弄地說。

他喝着酒。因為快要出發了，特萊夫金銷去他在前進哨位上的職務，讓他休息。馬莫其金馬上跑到「他的」老頭子那裏，帶着一罐蜜，一瓶家釀的沃特加，一罐牛油，雞蛋，三公斤腊腸回來。老頭子向他抗議租價太大了，他輕蔑地揮了揮手：

「不礙事，老頭子，很可能你再也見不着我了。自然，我是一定升上天堂的。要是在那兒碰見你底老婆子，我就告訴她你多麼多麼好。眼前，別爭啦，也許這是你最末一回給我東西……」

考慮到目前特殊的情況，馬莫其金甚至決心公開他的「供給基地」的秘密。他帶着比柯夫和西米歐偌夫，讓他們滿載而歸。他滿意地笑着！再三地問道：

「怎末，你們覺得怎末樣？」

西米歐偌夫十分欽羨馬莫其金不可思議的近乎魔術般的幸運。

「真好，你怎末搞的？」

比柯夫懷疑有點不大正當，疑惑地說：

「小心點，馬莫其金，中尉會發覺的。」

走過老頭子的田地，馬莫其金斜眼看着「他的」馬套在犁耙上。老頭子的兒子——一個沉默的駝背的呆子，和他的兒媳——高大漂亮的女人，正趕着馬。

馬莫其金望着那匹有白星的馬，猛記起牠是屬於奇怪的老太婆的。

「她一定正在咒罵我們，那個老太婆」，念頭在腦海裏一閃，剎那間他幾乎受到了良心的針刺。現在，這些都無關緊要了，眼看着他就要出發，誰知道是怎樣的下場？

回到穀倉，馬莫其金望見特萊夫金坐在舊打穀機旁，拿着鉛筆開始給母親和妹妹寫信。馬莫其金臉色忽然發白，慌忙地走向中尉，眼睛裏閃爍着極少有的怯懦。特萊夫金驚訝地看着他。

「中尉同志」，馬莫其金說，「發報機怎末辦？我們帶不帶？」

「是的，布拉茲尼柯夫正在挑選。」

「報務員呢？」

「我自己發報，用不着帶報務員。說不定帶上個膽怯鬼，要末就是個傻子。不，我們可以自己幹，我也懂點無線電。」

「啊哈——！」

顯然，馬莫其金已經找不出話來說了，但他還釘住不走。

「中尉同志，」他說，「你想吃點豬肉腊腸麼？」

他估計中尉定要訓斥他一頓——「又去搗農民的油了……」但特萊夫金只用簡短的「謝謝」拒絕了，依然回到自己的信上去。馬莫其金拿定了主意。忽然聲音顫抖地，他懇求着：

「中尉同志，不要寫信吧。」

「什麼事使你這樣子？」特萊夫金驚訝地問。

「也是你這樣兒，在這地方，舊打穀機旁邊，馬欽柯出發以前寫了一封信。這是不吉利的預兆。我們家鄉打漁人就信預兆……真的，很靈。」

「別說廢話，馬莫其金，這些是老太婆嚼舌頭的話。」特萊夫金笑着說。

馬莫其金走開了。特萊夫金再拿起鉛筆時，眼光落在門口旁邊暗黑的一團草。一旁輪着個小行囊，因歲月、汗、雨變黑了……馬欽柯的牀。

特萊夫金終於沒有寫成信。布拉茲尼柯夫帶着小發報機來了。師聯絡首長李克哈切夫少校、卡特亞和另外兩個報務員跟着也進來了。李克哈切夫又把電碼圖表的用法解說了一週。

「你看，特萊夫金，敵人坦克是四十九，圖上分作好些正方塊，比方你要報告這個地區的坦克，你就用：四十九平方『牛』四。要是步兵，就用二十一『牛』四……」

他們作了最後一次的演習。巡邏隊的呼號是「星」，師的——「地球」。

奇怪的字眼，含着秘密的意思，在寂靜的穀倉裏響了起來。偵察員團在李克哈切夫和特萊夫金旁靜靜地聽着，不知不覺地戰慄起來。

「『地球』，『地球』，『星』在呼叫，『星』在呼叫。二十一『野牛』三，二十一『野牛』三。發給你。」

李克哈切夫也激動地用嚴肅的聲音回答：

「『地球』叫『星』，『地球』叫『星』。對嗎？重複：二十一『野牛』三，發給你。」

「『星』呼叫『地球』。對。往下，四十九『虎』二」

神秘的星球間的會話，在穀倉的黝暗裏繼續着。聽的人感覺自己似乎真消失在空間。

分手時，李克哈切夫和特萊夫金握着手說：

「可是也許你還是願意帶個報務員吧！我這裏有好手，他們又都要求去，今天我甚至於還接到——他有些困惑他微微一笑，『中士西馬可瓦的請求書——她要求跟你去。』

特萊夫金繃了繃眉。

「呃，不，——少校同志，我不需要帶報務員。我們不是到公園去散步。」

聽見這樣幽默的回答，卡特亞馬上衝出穀倉去。她劇烈地憤恨特萊夫金說出這樣輕蔑的話。「多末可怕的不懂禮的人，」她想到，「只有傻子才會愛這種人……」

經過巴拉什金上尉的小屋時，她脚步放慢下來了。「我進去一下，單爲了報復。」她帶着猛烈的領會回憶起上尉過去怎樣地追逐她，他的甜言蜜語，禮貌，他顫動的男高音，他求愛的話——是够陳舊的了，但對一顆寂寞的心總是受聽的。連他那本抄滿了詩歌的厚筆記本子，也在回憶中引起了溫暖。這人身上的一切一切都很平凡，簡單，容易了解。這時候，她似乎感覺只有這些才能有幸福。

她跨進了碉堡，巴拉什金用驚訝而高興的笑顏迎接她。他腦子裏閃過一個念頭——特萊夫金要走了，漂亮的小妖精又拿定主意至少不再讓他也從手縫裏溜走。常用的筆記本拿出來了，裏面抄着電影

和戀愛故事中的歌曲。卡特亞今天却沒有唱歌的心緒。

巴拉什金想盡一切辦法打發走翻譯萊微音。他走後，巴拉什金以抖顫着的兩臂擁抱卡特亞，她忽然按捺不住厭惡，一手把他推開，向切切私語的森林奔去。不，再也不了。這一切，這些『平凡』的俗套對她變得這末陌生，討厭。她流淚了。

這時，特萊夫金正進行着一次最不愉快的談話。

安祥的、不惹人注目的、臉上生幾點麻子的情報官猶斯金上尉到穀倉來了。他們的談話沒有一點是星球間的。上尉坐在特萊夫金旁邊防雨簾子後面開始詳細地盤問他怎麼樣，在什麼時候借那幾匹馬，什麼理由，什麼時候，在什麼情況下送回去的，為什麼收條沒有拿回來？……

特萊夫金不高興但却詳細地告訴他事情的前前後後。問到收條時，他思索了一刻。啊——是的，他曾留下兩匹馬多用了一天，後來是馬莫其金去送還的。他喊叫馬莫其金，但他不在穀倉裏，猶斯金上尉說過一刻再來。走出穀倉之前，他好像偶然掉轉身來，看見了馬莫其金牀上的白臺布，其他的牀都用油布雨衣蓋着，他什麼也不說走了。

馬莫其金回來了，特萊夫金叫過他來；又轉念一想，一句也沒有問到馬的事情。終歸馬莫其金要跟他的偵察的。他只問了一聲前兩點鐘他到什麼地方去了，馬莫其金說是在工兵那裏，談話就此完結了。

特萊夫金同麥什其爾斯基一齊去看布哥爾柯夫，一路上麥什其爾斯基似乎擔憂着什麼事，忽然迸發出：

「特萊夫金，不管你怎麼說我要去叫卡特亞過來。你什麼也沒注意到，可是我注意到了。我不能不著她難過。她跑出去時很生氣，你不應該這末傷她的心。」

他帶着含羞的卡特亞走進布哥爾柯夫的小屋，她沒有放過特萊夫金歉意的眼光。

輕鬆的歡快的一晚，卡特亞心中充滿了灼熱的希望。對特萊夫金，却是最愉快的意外。

快樂的談笑，忽然被氣喘咻咻跑進來的布茲拉尼柯夫打斷了。他兩眼放着光，忘記了戴帽子，一縷淡黃褐色的直髮披散額前。

「中尉同志，有人找你。快來！看看……」

穀倉近旁一陣興奮的嘈雜忙亂。偵察員跑過來迎着特萊夫金，喊道

「看，誰來了！」

特萊夫金站住了。安尼卡偌夫裂開嘴笑着，智慧的兩眼閃着光，正走上來見他。不敢擁抱他的中尉，他忸忸地站定，兩隻腳換來換去。

「好，你看，中尉同志，我來啦。」

特萊夫金吃驚地盯住他，半晌說不出話來。他頓然覺得肩頭的重擔落下來了。這時他才發覺過去幾星期裏，他自己是在怎樣深重的懷疑和不安裏鬥爭着。

「可是你怎末會來的？歸隊來呢，還是準備上旁的部隊去路過這裏？」他們最後坐在小桌子旁時，特萊夫金問。

「我調到旁的部隊去了，」安尼卡偌夫答說，「可是我半路下了火車。我只去看看我的排和中

尉，我想，我碰到咱們師裏一個戰士，他告訴我你們還在老地方。」他頓了一下，笑着結束說：「我又想，等我到了那裏，再看吧。」

安尼卡偌夫被一杯沃特加和一些食物款待着，特萊夫金高興地看着他慢慢地欣賞地却不貪饞地吃着，每吃完一盤，便以農村中的禮貌感謝伙夫席林。同樣不慌不忙地報告他怎樣在留守團田野裏耕種完了後，便遞了請求書，要求調上前方，後來就被派到步兵團。

「你是要到德國人後方去嗎？」他轉過來問中尉，「誰跟你去？」

「麥什其爾斯基少尉，馬莫其金，布拉茲尼可夫，比柯夫，西米歐偌夫，還有吾羅布。」

「還有馬欽柯呢，馬欽柯那兒去啦？」

看見偵察員們嚴肅的臉孔，他的聲音消失了。聽說了事情的前後，他小心地推開碟子，點上一隻煙說：

「喂——他是個好孩子。」

一陣沉默。特萊夫金從眉毛底下瞅着安尼卡偌夫，

「你怎末樣！」他問。「跟我去呢，還是上你新調去的部隊？」

安尼卡偌夫沒有即時回答。雖然他沒有看什麼人，他却感覺大家正緊張地等待他的答覆。

「我想跟你去，中尉同志」他說，「可是他們得寫信給我的團裏，告訴他們安尼卡偌夫沒有開小差，你知道，平常的手續。」

馬莫其金站在門口，又欽佩又嫉妬他們的談話。只有安尼卡偌夫才能這樣作。這時候，他寧死也

願做安尼卡偌夫。

安尼卡偌夫四下裏望一下。他看見了草堆上的雨衣，角落裏的一堆手榴彈，櫃子上掛着的湯槍，偵察員腰帶上插的短刀。他滿意地鬆口氣，感到又回到了家。

特萊夫金平靜感動地打開了地圖，正待給安尼卡偌夫解說這次出發的任務和行動計劃，師部的通訊員忽然在門口出現，叫他到師部去。交代麥什其爾斯基把一切講述給安尼卡偌夫，特萊夫金便去見上校。師長的茅屋很暗，塞爾比欽柯上校生着病。他躺在靠窗的牀上，聽參謀長報告。

「可是你穿着草鞋呀！」特萊夫金不平常的鞋子，先引起了他的注意。

「穿慣啦，上校同志，西米歐偌夫是雷贊人，他給我們做的，穿起來沒有響聲，又舒服。」

上校讚許地點點頭，送給加里也夫中校勝利的一瞥，好像是說，看這些偵察員多末能幹！

塞爾比欽柯上校時常需要派人出去擔負冒險的任務，但是今天他派特萊夫金出去幾乎感到有些後悔。

他原想照父母送孩子去作危險的事情一樣地向他說：「小心自己」。他又希望這樣告訴他：「任務是任務，不要無謂的冒險，當心點，戰爭不久就要過去的。」

他自己當過偵察員，很知道這類贈別詞沒有一點好處——會使責任心最強的人寒顫。人們能忘記有關任務的許多話，但是諸如「小心自己」一類的叮囑，從一個高級長官口裏說出來，是永不會被忘卻的——這就意味着幾乎肯定是要失敗的。上校只同特萊夫金握手說：

「當心……」

第七章

穿上偽裝套服，繫緊各處的帶子——腳踝上，腰間，下巴底，頸項背面的——偵察員辭別日常的一切。他再也不屬於自己，再不屬於他底意志，他底回憶。腰裏繫着手榴彈，插着短刺刀，靠胸膛的外衣裏插上一把自動連發手槍，他這樣做時便斷絕人類一切習慣，失掉了法律的保證，從此只依靠他獨自一個人。他向伍長交出文件、信、照片、獎章、勳章。向黨的組織委員交出共產黨黨證或青年團證；同自己的全部歷史和未來隔斷，只保存在自己的心裏。

他沒有名子，就好像樹林裏一隻小鳥。他甚至會放棄人類的語言，只用吱吱喳喳聲音、口哨同他底伙伴們作聯絡信號。他融化在田野，在森林，在溝壑裏，變作了幽靈——危險的，潛伏着的幽靈。他底思想只凝聚在一點——他底任務。

就這樣，人和死——兩個演員的古代遊戲開場了。

特萊夫金先派部下出發，然後和麥什其爾斯基，布哥爾柯夫一同向前進哨位走去。麥什其爾斯基很沮喪；加里也夫中校聽說安尼卡偌夫回來了，考慮決定還是留下少尉，代替特萊夫金。

「說不定會有什麼事情，剩下的偵察員沒有人帶，」他向師長說，師長便同意了。

三個軍官沿着森林道路往前走，一路上安靜地談着。實際上只有布哥爾柯夫一個人說話；不快活的麥什其爾斯基只管聽着，特萊夫金心神不在屬地凝視着前方。

「戰爭要是能很快地結束啊——」布哥爾柯夫沒頭沒腦地說，眼睛斜睨着特萊夫金嚴肅的面孔。特萊夫金不作聲。每次任務以前，他總是格外沉默。這種裝出來近於睡眠的平靜，可費了他不少意志力量；他好像在說：一切辦得到的都作了，今後看事情發展吧。

砲兵團的一個砲兵隊，佈置在長滿了虎尾樅嫩枝的寬潤高地上。砲兵們正忙着擺弄剛裝好的砲。望見了特萊夫金，向他招招手，叫道：

「又有任務出發嗎？」

「是的」，特萊夫金簡短地回答。

戰壕裏的人正等待着。莫什塔柯夫上尉在這裏，還有古拉維奇上尉，兩個迫擊砲連連長。安尼卡借夫和旁的偵察員也蹲在戰壕裏，安靜地談天。

古拉維奇把他們底配合動作，詳細地解說了一遍。

「我在六號目標的地方打上幾砲分散德國人的注意。千萬別太向左偏，特萊夫金，不然你就要碰上我的火了。以後，迫擊砲和我的野砲都集中在第四號目標。要是見了你的紅火箭，我就轉到目標二、三、四、五、七，掩護你撤退。」

「迫擊砲的方向對準了嗎？」特萊夫金問。

「對準了，什麼都預備好了。」迫擊砲連長說。

「我底機槍也準備好了，萬一有發生什麼事，」莫什塔柯夫說。顯然，他們都很興奮。

特萊夫金爬到胸牆上，仔細聽着從德國前進哨位那邊傳來的響聲。遠處什麼地方的留聲機正放送狐步舞的音樂；左邊，一陣陣的火箭光不時向高空飛去。

他跳回戰壕，轉向偵察員和工兵說：

「指示如下。」

士兵們緩緩地站了起來。

「敵以三十一步兵師盤居這帶地方。據我方所獲情報，敵正在後方防衛線內調動部署。我們的命令是前往敵後方偵察，了解其部隊重新調整之情況，敵後備力量及坦克；並以無線電報告師部。」

向偵察員宣佈了行進次序，宣佈了安尼卡偌夫任第二指揮官，特萊夫金默默地對戰壕裏的軍官們點點頭，翻過了胸牆，悄悄地移到了河岸，他後面跟着布拉茲尼柯夫，馬莫其金，哥羅布，西米歐偌夫，比柯夫，還有三個同行的工兵。安尼卡偌夫最後消失。

戰壕裏的人好幾分鐘呆立不動。忽然間古拉維奇瘋狂地咒罵起來，又向莫什塔柯夫要沃特加。他真的一氣喝了一大瓶，厭惡地繃着眉。誰都知道古拉維奇向來不喝酒也不罵人。莫什塔柯夫很詫異，但是什麼也不說。

同時，特萊夫金到了河邊低矮的樹叢裏，站住了。偵察員們候着；因為什麼理由，特萊夫金沒有移動。大約三分鐘，他們默默地站着，忽然一個德國的火箭，把黑暗燃亮了，嘶嘶地裂成刺眼的碎

片；河上照射着一條乳白色的光，剎時又消滅了。顯然這便是特萊夫金等待的。他涉進又黑又冷的水裏，其他的人跟隨着。疾速地渡過了河，他們又在西岸的黑影中等候第二隻火箭。特萊夫金派工兵們走在前面，自己跟在後頭，偵察員一個跟着一個。

工兵們躲開了一個大窟窿，比特萊夫金在河那岸瞭望時想像的大得多，停住了腳步。這兒埋雷地帶開始了。

工兵用長的測雷器探試着，從其中一個胸上掛着的音匣聽測聲音，緩緩前進。

天空又躍起一道光，本能的恐懼使偵察員能伏倒在地上。他們正扒在一塊平坦的高地上，似乎這可怕的死光會把他們暴露給全世界。火箭熄了，寂靜又籠罩着。

工兵們小心翼翼地黑暗裏把幾個地雷的拉線拿掉。一陣重機槍探準彈從他們頭頂上掠過，飛向遠方。偵察員寒慄了。左邊又是一陣乾裂的爆炸聲。我們的哨位那邊孤單的馬克辛也噠噠地喊叫，子彈，最後一次歡送，飛向右邊什麼地方去了。

帶頭的工兵，從漆黑裏辨出了德國人的電線；他折回來爬向特萊夫金。後者點點頭。工兵用大剪子把電線剪斷了。又是一隻火箭刺眼的白光；又一陣探準彈，消失在無邊的黑暗中。

特萊夫金在火箭的光亮中偵察了德國人第二條戰壕外邊，森林邊緣，陷胸牆工事，旁邊有幾根木料雜亂地橫着，三棵樹被砲火削平了——這是他通常瞭望敵人陣地時的定位點，他略向左邊轉動了一下。黑暗裏指南針發出了綠色的燐火似的光。

黑夜的寂靜籠罩四周。特萊夫金知道寂靜是騙人的，許多隻眼睛正在黑暗裏盯住他。工兵的手在

他肩上一觸，他稍稍震盪了一下；這是報告他已經在電線上剪開了一條通路。工兵們將守着這個缺口，準備萬一偵察員退回來；如果半點鐘以後，一切平靜無事，他們便可以回「家」了。

一個工兵緊緊地握了一下特萊夫金的手，同他握別。用已經習慣於黑暗的眼睛，他看出了一把大鋤子，一雙和藹的深陷的黑眼睛。特萊夫金認出了他，「米吉多夫，全師頂好的工兵，布哥爾柯夫已經出了最大力量。」

巡邏隊爬過剪開了的電線缺口，幾乎貼在德國人的胸牆上了。左邊一聲爆炸，大地震動了一下。一秒鐘後，右邊又一個砲彈爆炸了。「這是古拉維奇，」特萊夫金想。

左邊，他聽到有說德國話的聲音。安尼卡偌夫和布拉茲尼柯夫已經在戰壕裏了。說話聲越來越近；特萊夫金屏住了呼吸。兩個德國人沿着最近的交通壕向這邊來了。有一個正在吃着什麼東西。特萊夫金甚至可以聽到他在出聲地咀嚼。他們折向另一方面而去。安尼卡偌夫出現在胸牆前，幫助特萊夫金跳了下去。

剎那間，七個人全都站在德國人的戰壕裏了。

特萊夫金仔細地聽着，然後沿着剛才出現兩個德國人的交通壕前進。交通壕彎來曲去。在拐角的地方，特萊夫金忽然感到領頭的安尼卡偌夫警告的一按。一個德國人正沿着胸牆走着。巡邏隊馬上緊貼着戰壕的壁上。德國人消失在黑暗中了。至此，一切順利。現在他們要趕快到鑽林子裏去。

特萊夫金從交通壕裏爬出來，向四面觀望。他辨認出在隙望鏡裏經常看到的林人茅舍的漆黑輪廓。茅屋的旁邊是德國人的機槍位置。他聽見那邊兩個德國人的聲音，在爭論什麼事情。通往森林的

道路，應該是在正前方。路的左邊是一片高地長着兩棵松樹，高地的右邊——一片沼澤地，他們就要渡過這片池沼。

一點鐘之後，巡邏隊消失在森林裏。

麥什其爾斯基同布哥爾柯夫站在戰壕裏，用力盯住黑夜張望。一次又一次，不是莫什塔柯夫便是古拉維奇走上來輕輕問道：

「有消息嗎？」

沒有，沒有紅色火箭——偵察員被發覺，向後退轉的信號。敵人前後打了三種機槍，也只是照例打槍，表示德國人還醒着，麥什其爾斯基，布哥爾柯夫，兩個上尉，還有守衛着戰壕沈默的哨兵，都目不轉睛地瞪眼望着河流，它的隆起的西河岸，蘆葦，德國人的電線，德國人的胸牆。看不出一點什麼異常的樣子，一點也沒有。

「這些小鬼們，」莫什塔柯夫欣羨着：「人不知鬼不覺地鑽進樹林裏去了。」

「看上去好像他們已經通過去了，」麥什其爾斯基寬懷地鬆了口氣，忽然發覺自己浸在汗水裏了。莫什塔柯夫上尉打電話給團部。電話員有點興奮地說：

「接六百。」

全師都熟悉的塞爾比欽柯上校沉重的聲調，通過黑夜的廣幅傳過來了：

「呃，特萊夫金怎麼樣？」

「看來好像一切都順利，六百同志。」

「一切都平靜嗎？」

「平靜，六百同志。」

「布哥爾柯夫的人還沒回來嗎？」

「沒有，六百同志。」

頓了一剎，上校結束着說。

「好，很好，去睡一下吧，莫什塔柯夫。」

「是的，六百同志。」

沉寂片刻後，又打了一次。

「德國人那邊平靜麼？」

「平靜無事。」

「火箭呢？」

「有，但是不多。」

「打槍？」

「偶而有。」

「不像是……」

「不，不，六百同志。跟他們平常打槍一樣。」

放下耳機，莫什塔柯夫說：

「老頭子着急了。」

第八章

黎明暗寒有霧，寒顫的鳥吱吱的叫。

與指揮部所收到的情報相反：森林裏正活躍着德國人。到處都是大載重車，更大的汽車，笨重的套雙馬的高壁敞車。到處都睡著德國兵。成雙的哨兵在森林空地上來回穿梭，講着喉音很重的德國話。偵察員唯一的掩護便是黑暗，然而這也是很靠不住的。一根擦亮的火柴或是手電筒的光亮時常突破黑暗，特萊夫金和他的部下便急忙扒倒。一個半鐘點裏，他們在一堆堆砍倒的樹上爬着，穿過帶尖刺的松針。

一個赤腳閒盪着的德國人，用袖珍電筒照着路，從特萊夫金身邊走過。電筒的光幾乎照到他臉上了。但困倦的德國人一點也沒有注意。他蹲下去了，喘息着，呻吟着。

馬莫其金拔出了他的短刀。特萊夫金看不見，但感覺到了他飛快的動作；他抓緊了馬莫其金的手臂。那個德國人正好蹲在特萊夫金的手旁。

德國人站起來走開了。當他走去的時候，他底電筒照亮了一小片森林。特萊夫金站了起來，藉着這點光，在樹叢裏選出一條德國人似乎最少的小路。

他們必須即刻離開這座森林，越快越好。

約一里半路，他們差不多是從睡着的德國人身上爬過的。一面爬，一面想出了對策。發現德國哨兵或是德國兵在整理東西，他們就躺下來。有兩次電筒已經照在他們身上了，但，不出特萊夫金預料，德國人當他們是自己人。他們就這樣繼續前進——爬行一陣，裝作睡着的德國人，再起來爬行。最後，終於通過了森林。黎明時，到達了森林的邊緣。

在這裏，發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他們撞見了三個德人，三個醒着的德國人，正半睡半坐地倚着一個載重車，緊圍在被褥裏談天。其中的一個，猛然抬頭向最近的樹叢裏一望，他像挨雷劈一樣透不出氣。靜悄悄地，毫不轉眼，一個跟着一個，七個穿戴怪樣的人，沿着森林小路在蠕動——不，不是人；七個幽靈，穿着寬大的綠色外衣，可怕又發綠的，幾乎是土色的蒼灰的臉，像死人一樣的肅。

綠影子不可思議地出現，或許是他們的形 在晨霧中所顯出的模糊輪廓？給人一種非人世的幽靈的感覺。德國人一點不會想到俄國人，敵人。

「綠鬼！」他害怕地喘着氣說，「綠鬼！」

要是特萊夫金或他手下隨便那一個，稍有輕微的驚駭或惶恐，或者是最細微的想要進攻或防守的動作，德國人或許便會發出警報，那麼這個濃霧瀰漫的森林外緣，立刻便成流血的短兵相接的戰場，人對衆多的敵人佔着絕對有利的條件。特萊夫金的鎮定營救了他。他馬上考慮既然只有三個德國人發現了他，無需手先挑起衝突了。若能跑進近處也許沒有德國人的樹叢裏，即便那三個人再發生警報，

他依然有逃脫的機會。他定了主意不跑。與其說理智還不如說本能告訴他——獾狗不應該跑；它會馬上嗅到你底恐懼，更加瘋狂地吠叫。

巡邏隊用穩健的不慌不忙的脚步，走過嚇呆了的德國人。躡進了樹叢，特萊夫金不安地向四面張望，拔腿便跑。他們飛快地跑出了樹叢，經過了一塊草地，又跳進第二個樹叢裏，驚散了池沼四周的飛鳥。這裏，他們喘了口氣。安尼卡偌夫四下裏望了一下，確是看不見德國人。精疲力竭的偵察員，灘在草地上，點起香煙。從昨天黃昏後，特萊夫金第一次開口了：

「差一點沒給抓着。」

他微笑了。說話也感到了困難，舌頭長夜沒有動，變得又重又笨了。

他們欣賞地望着十來個德國人仔細地搜索他們才將跑過的樹叢。德國人走到森林的西邊緣外，狠狠地盯住偵察員通過的池沼草地。隨後便聚攏來，談着，笑着——顯然是笑那三個說是見了綠鬼的德國兵。他們吸了煙，回去了。

新兵——西米歐偌夫和哥羅布——用輕蔑的驚詫望着德國人。這是他們生平第一次離敵人這樣近。特萊夫金呢，密切地注意新部下。他們都表現得很好，和旁人一樣。西米歐偌夫，當偵察員雖然還嫌年紀太小，他已經歷過不少緊張的場面，負過兩次傷，有着老戰士一樣冷靜的頭腦。活潑的小哥羅布，十七歲，生在庫爾斯克，父親是工人，被德國人吊死了，他總是想入非非。他年青的心靈充滿着對殺父兇手的深仇，又奇怪地參雜着對開拓者，印第安人，勇敢的探險家羅曼蒂克故事的憧憬。偵察員的不平凡的生活，很使他得意。

馬莫其金不得不拜服特萊夫金鐵樣的自制力。忽然間，過去幾天從未有過的，他對這次危險的任務，感到了成功的信心。他回憶起昨天下午向卡特亞告別時的情形。她求他照顧中尉，他滿意地微笑着拍拍她底肩膀：

「不用你擔心，卡秋莎，」他說，「有馬莫其金跟着他，你底中尉就像存在銀行裏一樣保險。」
 「看來應該掉過來說——有了中尉，安全的倒是馬莫其金了，」他對自己承認着，用愉快的，不怕羞的眼睛望着特萊夫金，他給每人一塊臘臘腸，留頂大的給中尉，又從瓶子裏倒滿一杯沃特加給他。

弄清了樹叢裏確沒有德國人，爲了更加保險，又派了哨兵站崗，特萊夫金從布拉茲尼柯夫背上取下發報機，拍第一個電報。

很久，他才接到答覆。以太波裏到處發出格勒格勒的響聲，輕微的叫喊，斷斷續續的談話，音樂。離他底波長很近的地方，聽到了強硬的威嚴的德國話。他不自覺地震驚了一下！這末相近的波長，他唯恐暴露「星」底秘密。

他終於聽到了輕微的回答，一個聲音一再地重覆着：

「星」。『星』。『星』。『星』。

特萊夫金和遠處「地球」的報務員，同時快活地叫喊起來。

「發報，」特萊夫金說。『二十一「貓頭鷹」二，二十一「貓頭鷹」二。』
 遠方的「地球」，沉默了片刻，答覆說已經了解，清楚地了解了。

『很多的二十一，很多很多，』特萊夫金一遍又一遍地報告說。『剛到的二十一。』地球聽懂了，它像回聲般地重覆：『很多很多的二十一。』

精神真興奮。通過了那樣的敵人戰線，通過了滿是德國人的樹林，接着無線電也聯絡上了，報告了德國人的所在——這就是生活……

一次又一次地，特萊夫金打量着同志們底臉孔。他們已經不是他的下級，而是真正的同志，全體人的生命都相互依賴着；他，指揮員，不再感覺他們是同自己分隔開的旁人，而變成了自己身上底手和腳。如果在『地球』上，他可以允許他們各自過着自己的生活，容許他們各有自己的缺點——在這裏，在這孤獨的『星』上，他同他們結成了一個有機的整體。

特萊夫金對自己很滿意——自己，七個自己。

同安尼卡借夫商量之後，中尉決定立刻向計劃裏註明的村莊進發——從那個村莊有條橫跨鐵路線的道路。是的，白天行動是危險的；但他們可以傍着森林和池沼走，繞過村莊和人多的道路。德國人通常是迴避這些地方的。

從樹叢西邊出來，偵察員看見一個德國縱隊在池沼地上移動。制服不是通常的深綠色而是黑的。帶頭的軍官的夾鼻眼鏡威脅地閃着光。

『黑衫黨衛軍，』安尼卡借夫輕聲地說。

部隊後面是裝得滿滿的二十輛大車——供給隊。

閃進鄰近的樹林，偵察員發現一條新的車轍。循着車轍走出森林，到了一塊空地；十二輛裝甲的

運輸車停在樹旁，被樹隱蔽着。車轍的新印跡說明車子是最近才到的。德國人嘈雜地在林裏跑來跑去，砍樹，折樹枝引火，搭蓬帳，顯出剛到一個新地方的忙亂。

偵察員爬着離開了這塊危險的空地，繞過去轉向很遠的右邊。這裏，他們又發現了另一個兵營，滿是裝運軍火的載重車。

樹林的嫩草地上，狼籍着空香煙盒子，罐頭，骯髒的德文報紙，碎片，空瓶子——可恨的異邦生活的痕跡。各處樹上都釘着路標，大多寫着「S」和「W」。這個地方發散着德國人，日耳曼人，法西斯匪徒的可恨的令人作嘔的臭氣。這裏塞滿了德國人——用喉音說着話的，睡覺的，走着的，騎馬的——擠滿了集合的德國軍隊。

特萊夫金和其他的人，充份了解德國人正在準備什麼，在大樹林的陰暗中隱蔽起增援的部隊。也許是第一次，他們發覺了任務的重要，充份認清了自己責任的鉅大。他們在一個小斜坡上半睡半醒地過了一天，夜幕揭開時，又前進了。

不一刻，他們走到了許多或大或小的湖旁陰涼可愛的地方。四周蔓生着樺條樹，青蛙呱呱的叫聲震盪着。

特萊夫金在離湖不遠的長滿了榛樹的地方停下來了。對岸是一所兩層樓的大石頭房子。從那邊傳來德國話的聲音。房子右邊有條鄉間小路。地平線那邊，電線桿子的當中便是大路。

特萊夫金在離路不遠的地方派了一個崗。載重車和汽車川流不息地開進來很值得注意。有時，一個鐘點沒有車輛，過後便又是照樣地源源不絕。載重車上擠滿了德國人，還有用油布蓋着的神秘貨

物。前後過了兩次砲——强有力的曳引機拖着，共是二十四門。

特萊夫金始終不歇地望著川流的車子，有的人輪流睡覺，有的同他一起數着路過的德軍。

「中尉同志！」馬莫其金從黑暗中出現了。「那條路上有輛車，上頭只有兩個德國人。車上還有吃的東西。允許我們不打槍結果掉他們吧！」

特萊夫金小心地跟着他。真的，一輛車正沿着小路慢慢地移動着。兩個德國人正在吸煙，閒散地談着。一隻豬在車裏叫，是的，多誘人啊！誰不想去結果掉這些德國人！他們簡直像在等死。但，特萊夫金不能不惋惜地搖了搖頭。

「放他們過去！」

馬莫其金不大高興。一切都順利，他很想幹一下子，表現表現自己的能力給旁人看——特別是對安尼卡偌夫。「到處都能抓住「舌頭」，還要跑來跑去東察西看幹什麼？」

快黎明了——隨着光明緩緩地升起，大路上的動作便停止了。

「他們只在夜裏動作，」安尼卡偌夫說。「怕咱們的飛機。搞什麼花頭，這些混蛋。」

特萊夫金把他們帶回到濃密的乾果樹叢裏，偵察員打着盹，在黎明的寒氣中打顫。忽然湖邊的樓房裏傳出了像是叫喊，又像是呻吟的什麼聲音。

不知什麼緣因，特萊夫金的腦子裏閃出了馬欽柯。又一聲叫喊；接着——寂靜。

「我去看看是怎末回事。」布拉茲尼柯夫建議。

「最好不要去，」特萊夫金說，「天快亮了。」

實在已經亮了。湖上映照着閃爍的紅光。偵察員們吃了一些馬莫其金從沒有底的口袋裏拿出的乾麵包臙腸之後，又睡去了。

特萊夫金睡不着。他爬到離湖很近的地方；一點不動地躺在矮樹叢裏，差不多緊挨着湖邊了。湖那岸的房子已經醒轉來。有人在院子裏走動。

不多時，從門裏出來了三個人。最高的一個敬了禮，慢慢地走到房子外面。到了一塊略隆起的地方，他轉回身子，向站在門口的兩個人招手；又迅速地沿着鄉村小路走去了。這時，特萊夫金看見他揣了個背包，左手臂上一塊白綳帶。

一個念頭在特萊夫金的腦海裏一閃；應該捉住這個人。與其說是念頭，不如說是每個偵察員看見德國人時意志的衝動。後來，特萊夫金忽然了解到白綳帶和夜晚震驚着他們的叫喊聲之間的聯繫。湖邊的房子是德國醫院。沿着土路走的高大德國人是出院歸隊去的。這是不能放過的德國人。（註：點是作者加的。）

安尼卡偌夫和馬莫其金都醒着。特萊夫金走到他們面前，指着從稀疏的樹樑間隱約顯出的高大身影。

「咱們一定要抓住這個德國人，」他說。

兩人都很驚訝。平常那樣謹慎的中尉，下命令在光天化日裏去捉德國人。但特萊夫金指着那所房子。

「那是個醫院。」

他們看見白繒帶在太陽光下發亮，便明白了。

他們叫醒了睡着的人，穿過樹林，準備截斷他底去路。他正往前走，口裏吹着哨子，顯然在欣賞春天的早晨。一切都例外的簡單，從來沒有捉過「舌頭」的小哥羅布很有些失望。他連碰碰那個德國人的機會都沒有。德國人被一個口袋罩上了，一頂帽子塞在他嘴裏。在哥羅布發覺是怎末回事以前，一切都結束了。

在濃密的乾草樹叢裏，德國人躺在地上，尖鼻子朝天。帽子已經從嘴裏拿出來了。德國人呻吟着。特萊夫金操着帶俄國硬重音德國話問他：

「你是那一部份？」

「一百三十一步兵師，工兵連，」德國人答。這是偵察員們熟知的守衛前線的步兵師。

特萊夫金仔細地打量了俘虜。他是二十五歲左右的青年，淡黃褐色頭髮，典型的德國人水汪汪的藍眼。

特萊夫金盯住這一雙眼睛，發出了第二個問題。

「你在這兒看見有黨衛軍麼？」

「噫，有」德國人答，似乎頗高興自己知道許多，同時也比較更有勇氣望着周圍的俄國人。「這裏到處都有很多。」

「他們屬那一部份的？」

「五金裝甲師。很著名的精銳師。精選的希姆萊部下。」

「啊……」特萊夫金說。

偵察員知道中尉得了什麼重要的情報了。雖然不知道瓦金師的番號，不知它集合這裏的意圖，特萊夫金可以推測這個情報的重要。他用幾乎是溫和的眼光望着這瘦長的德國人，檢查着他的證件。德國人，看着這位年青人，這個眼睛裏露着一點像是憂傷還是什麼的俄國人，忽然感到一線希望：這漂亮的孩子能下令殺死他嗎？

特萊夫金從德國人的軍籍證上抬起眼睛，想起這個人是應該斃掉的。俘虜似乎是感覺到了這個念頭，忽然震顫起來，用力地誠懇地說：

「共產黨員先生，同志，我是工人。請你看看我的手。請相信我，我不是納粹。我自己是工人，我父親也是工人。」

安尼卡偌夫多少懂得些德國人話裏的意思。他聽懂了「工人」二字。

「他又粗又硬的手給我們看，又說『我是工人』，」安尼卡偌夫若有所思地說，「這說明他知道我們是尊敬勞動人民的，知道他打的是什麼人；可是他照樣還是打下去……」

特萊夫金從幼年就學會敬愛勞動人民；但這個萊比錫城裏的排字工人是必須槍斃的。

德國人覺出特萊夫金眼光裏的憐憫和決心。他並不愚蠢。作排字工人，他看過不少書，知道站在他面前的是些什麼人。從這個漂亮青年憐憫而又冷酷的眼睛裏看見了死；他出聲地哭了。

第九章

他們自己心裏想些什麼？連他們自己也不大知道。一切不相干的，一切過去的事，早從他們的記憶底肅清了。即便偶而出現，也只是縹緲的一幌。他們生活在任務裏，旁的什麼也不想。

安尼卡偌夫和哥羅布帶頭，特萊夫金和西米歐偌夫跟在後面，相隔四十公尺；差不多和他們的路線並排的左側公路邊緣上是馬莫其金和比柯夫；布拉茲尼柯夫在右側樹林那邊警戒着。七個人排成個等邊三角形；特萊夫金是底邊，安尼卡偌夫是頂點。有時，感到敵人接近，三角形便縮小，速度也緩下來，偵察員停下脚步注意傾聽夜的聲響。安尼卡偌夫學一聲鳥叫，大家便立定不動。

沿着車轍走的載重車，曳引機依着道路折往左方去了。他們聽得出德國的歌聲，咒罵，號令。步兵走過時，士兵談話聲那末明晰，他們學得一伸手便可以抓着一個德國人，碰着德國人的臉，被德國人的香煙燙着。

特萊夫金決定眼前不要再捉「舌頭」了。他感到已經深入敵人部隊的心臟。一下失慎的動作，一聲響不住的叫喚——整個黨衛軍就會對付他們。他知道「瓦金」坦克師是集中在這裏了，只是不知道兵力和意圖。兵力，他能相當準確地從部隊坦克和砲隊的數量估計；而指揮意圖必須從比排字工人懂

得多些的德國人口裏探出。在偵察過火車站以後，必須找到這麼一個德國人。

特萊夫金謹慎的計劃意外地被破壞了。他忽然聽到左邊有響聲，馬莫其金從黑暗裏過來了，小聲地報告說：

「有個德國人躺在路邊上，喝得爛醉……」

特萊夫金只略望一眼「醉」了的德國人，便明白發生了什麼事情。那個德國人隨意溜躑進了樹叢，被打暈了，繳了械。

馬莫其金有點不安地解釋道：

「他跑着撞到我身上來了，叫我怎麼辦呢？」

來不及議論了。他們拖着俘虜躑躅進樹林裏，已經聽到德國人的叫喊——非常刺激俄國人耳朵的叫喊，呼喚他們失蹤的伙伴：「嗚——呼……嗚——呼……維里巴特，維里巴特……班尼克君……」俘虜被放在湖邊草地上。馬莫其金用水噴他的臉，甚至不用瓶子裏剩下的一點沃特加。他帶笑地啣咕着「他的」德國人，捧上天似地誇獎他：

「他是真正的黨衛軍，一定什麼都知道……看，中尉同志，是個軍官，我賭咒，一定是軍官。」猶拉哥羅布好奇地打量德國人，輕蔑地翹了翹鼻子，失望地說：

「別人都捉到了「舌頭」，我還找不到。」

「不要緊，哥羅布，」安尼卡借夫說，緊張地仔細聽着越來越遠的叫喊聲。「這類東西多得，你還有機會。」

黑衫黨上士恐懼地望着特萊夫金。他在打顫，上氣不接下氣地說他是瓦金黨衛軍坦克師韋斯特蘭第九機械化團——換句話說，供出了馬莫其金從他口袋裏搜出的軍人證上所寫明的。他又說，韋斯特蘭團有三個營，每營四個連；「重武器團」有六個筒的，十個筒的迫擊砲。團裏沒有坦克——別的團有沒有他不知道。這個師是從南斯拉夫調來的。司令部在離這裏不遠的小村莊上，但是他不知道村莊名子，他記不清俄國和波蘭的名子。他用怪腔的挑釁的聲調說，他只記得「莫斯科」和「華沙」。

他底「保護人」馬莫其金打了他一記耳光。瞬息間努力矜持着的自制，馬上被打破了，他像野獸似的嚎叫起來。他對馬莫其金怕得要命，只要馬莫其金稍微向他彎一彎腰，馬上便打顫。他懇求地望着特萊夫金。

俘虜被扔到湖裏去了。特萊夫金同「地球」聯絡。這回很順利，他把搜得的情報，全部報告了。從地球的聲音判斷，特萊夫金知道情報被認作是意外的，非常重要的。末尾，一個女人的聲音，他辨出是卡特亞。她祝他成功，早點回去。

「我們一直在想念你，」因他的勝利引起的激動，驕傲，她底聲調抖顫着。接着，好像和眼前任務有關似的，她問道：「你聽懂了嗎？你了解我麼？」

「我懂得了。」他答。

黎明，偵察員進到了一個鐵路停車點，離他們找尋的車站七公里。停車點是座磚造的平房，漆成黃色，兩層密密的松樹幹在四面擋着。附近有條小的鐵路木橋，橋的兩旁也用同樣的障礙物保護着。德國人利用這些保護交通，免受游擊隊襲擊。

停車點前而停着一長列載重車，後面的車輛一直排到偵察隊清晨才跑出來的樹林裏。在深沉的寂靜中，他們聽出屋子裏一陣電鈴聲，還有粗大的德國人的聲音。

在森林裏奔波了兩天，再看到向霧氣騰騰的遠方伸展着的鐵道和信號燈是怪高興的。

安尼卡偌夫學了一聲事先說好了的鳥叫，偵察員便停下來了。他爬到最後一輛載重車旁邊，偷望一下開車人的座位。空着。第二第三輛車也沒有人。車子裝滿了空麵袋，幾乎堆到了車頂。

安尼卡偌夫折回去報告特萊夫金。

「這些車是來裝貨的，」他說，「大概是在等火車。」

特萊夫金也決定等一等火車，却不見到。略過了片刻，困倦的司機一個接着一個地從屋子裏出來了。各自走向自己的車裏，閒散地談着天。

斷斷續續的談話，在早晨寂靜的空氣裏，清晰可辨。特萊夫金聽清了軍用車不是在這裏而是在車站裝貨，他們馬上要開走了。考慮了一下，他決定派兩個人到車站去，旁人在原地候着。車站上德國人一定很多，大家都去冒險，是沒有意義的。

他挑選了安尼卡偌夫和比柯夫，又答應了哥羅布的請求，算作第三個。

「跟着他們去，好不好？」安尼卡偌夫一股正經地問。

三個人爬向最後一輛載重車，扒着車沿飛快地爬進去了。安尼卡偌夫小心地用麵袋子把比柯夫和哥羅布蓋起來，自己也蜷伏在下面，留着一個能向外望的小孔，手裏準備好了湯姆槍。

不一刻，德國司機慢慢地走到車子這邊來了。他在開車位子上坐下了，等待着前面的車開動。他

撐開了電門，踏一下開動機，汽車響起來了。

汽車隊沿着森林道路前進，經過車轍的溝子，車身猛烈地顛盪，開了十五分鐘，車子忽然停下來了。安尼卡偌夫聽到了德國話，又看見兩個德國人的身影，抓住車身一邊跳上車來了。偵察員真運氣，德國人顯然是怕他們的黨衛軍制服黏着白麵，都坐在後面邊上，小心地躲着麵袋，不管怎樣，這些鄰人是討厭的。車身顛簸着搖晃着，袋子下面，人形的輪廓，一時一時地顯露出來。安尼卡偌夫開始感到不自在。這些不速之客，可能一直同他們到車站，那就麻煩極了。

忽然間一陣混亂打斷了他底念頭。車子停住，人們亂嘈嘈地東奔西竄，坐在邊上的德國人也跳下去了。

馬上，安尼卡偌夫聽見了飛機的引擎不穩的嗡嗡叫聲。他本能地縮了頭，又忽然微笑着想起來了我們的！似乎蘇聯的飛機不會傷害自己人，他快樂地向伸出頭來望着的同伴說：

「嘿，孩子們，咱們的飛機！」

一共六架飛機，低低地繞着樹林兜轉，發出可怕的吼聲。

安尼卡偌夫四面一望：德國人都躲到樹叢裏去了。震耳的引擎聲已聽得很清晰。車站離得很近。「跟我來！」安尼卡偌夫下令，他們跳下來了。

在軍用車的空當裏穿過，他們滾進一條溝，爬出來，飛快地溜到樹林裏去了。他們停在溝裏的一剎那，被一個躺在溝裏的德國人看見了。他嚇得半晌說不出話，好一刻才昂起頭來，拚命地叫喊：

「降落傘兵！」

紊亂的槍聲響了。偵察員也回了幾槍。

竄過一塊廣潤的平地，安尼卡偌夫看見哥羅布的臉色蒼灰。孩子倒在地上，纏着小鼻子。

「我們本可以抓住那個德國人的……」他倚在安尼卡偌夫寬大的背上說。

這是他負傷後的第一句話，也是他短促的生命中最後的一句話。一個達姆達姆彈穿過他心臟下面的胸膛。可憐的小心臟雖然還在跳動，却越來越微弱了。片刻後，他再度恢復知覺，看見俯在俯身旁中尉緊張的面孔，還有馬莫其金的大眼睛裏就要奪眶而出的淚珠。

森林裏忽然響起一陣劈雷，嫩葉密層層的橡樹，在像要撕裂什麼的風裏呻吟。千萬條雨水在他們腳下像老鼠似地亂竄。

特萊夫金呆守着快要斷氣的哥羅布，候着又往車站去的安尼卡偌夫；這次帶着馬莫其金。經過這件悲痛的不幸，特萊夫金本不願再分散他的人；但，哥羅布還有一點氣息，不能把他丟掉，往車站去的任務，又不能稍有耽擱。

他試着同地球聯絡，不成功。也許是空中電的干擾，耳機裏只聽到以太波乾燥爆裂地響叫。

腳下的小溝匯積成河，大雨點打在特萊夫金的肩上。瀑布般的暴雨把最後留在孩子臉上的一點灰塵和痕癢全洗清了。他底臉在黑暗裏發光。

安尼卡偌夫和馬莫其金爬到離車站房屋很近的地方。藉着不斷的閃電光，望見了兩列裝貨火車。一列車的平臺上，載着龐然有力的坦克。

火車頭吐出一團團的蒸氣，水點撒向鐵軌。堆棧和四周的鐵絲網附近有許多人轉來轉去，譁着作

「我們利眼間就能抓住一個，」他安詳地說，「馬上就「回家」去！」

馬莫其金吃了一驚。他們是兩個人對付好幾百個忙忙碌碌的德國人。從幾百個人裏——他們倆要抓個官長。……他搖搖頭。安尼卡借夫依然緊盯住他，又說一遍：

「我們馬上就辦得到……」

馬莫其金作出了一個不願死活的姿勢，深深地吸口氣，站了起來。充滿了自負，他朝着傾盆的太陽仰起頭，激動地說：

「好，凡雅……幹吧！好，凡雅，咱們能辦到，……咱們不會失敗的，不是嗎？」

他們爬到汽車旁邊藏匿起來。雨繼續往下倒，重重地打在漆得發亮的車身上。

「我想這些德國人裏一定有一個是將官，」馬莫其金細聲說，把帶子繫緊些。

「自然有將官，」安尼卡借夫安慰地啣咕着。

至少過了一點鐘，終於聽到腳步聲了。其中一個指揮官說：

「我們馬上要出發了。」

他倒下去了，安尼卡借夫的短刀刺進了他的心窩。另外一個被打暈了，臉伏在馬莫其金激烈起伏的胸膛上，失去了知覺。

四周的德國人，依舊從堆棧到火車上，來回地忙碌，在傾盆大雨中瑟縮地打顫。

第十章

第五黨衛師，瓦金師，是最精銳的黨衛師中的第一把交椅。擁有韋斯特蘭第九機械化兵團，日耳曼尼亞第十機械化兵團，第五坦克團；第五自動砲兵旅，第五野戰砲兵團，由中將希萊指揮着，正秘密在大森林裏集中，雪亮的頭等裝備放着炫耀的光芒。它企圖用猛然的攻勢，突破圍繞着柯維爾城的蘇軍包圍圈，把蘇軍斬成幾段，殲滅他們，把他們趕回兩條著名的河流——斯他克霍德和斯蒂爾。

不久以前，瓦金師曾不屈服的南斯拉夫大逞狂暴。

得到了有力的增援，增加了六十輛新的「虎」坦克——部長斯庇爾先生稱之為「坦克之王」的；全師已經有一萬五千人。各團是常被「領袖」，前任希特勒隨從副官的凱其亞斯，和國家社會黨及軍事體統中位置很高的希姆萊的其他狼群——殘暴的，得勢的陰謀家——所讚揚的慕蘭堪姆普夫領導。尼克爾中將指揮下的第三四二特種師，雖稍遜於瓦金師，也是精銳之一，決定從德國調來，跟蹤前進。這個師要在這次作戰中發展德軍初期的勝利。

一切行動，都在最嚴謹的秘密中進行。

「俄國人向我們這方伸展得太深了，」希萊中將的「撐腰人」，黨衛集團軍軍長巴赫，在柏林附

近普佛恩島的私邸中召見希萊時，這樣地指點他。「希萊，他們勝利進軍的結果你是會料得到的。所有歐洲反對德國的力量都會活動起來，甚至於英國或美國也要被迫有所行動……「領袖」對這次作戰，萬分重視。司令部要求你們調動隊伍的時候，要絕對秘密，你要加倍小心。」

希萊把他的師集中到柯維爾城西邊幽暗的森林裏後，在等待新的命令，完全有信心勝利完成作戰任務。自然，他清楚知道今天的五金師比一九四〇年的時候，差得太遠了。連一九四三年也趕不上。種族純潔的原則，不得不放寬。真是悲哀，他的師裏竟有了荷蘭人，匈牙利人，甚至於還有波蘭和克羅特人。不錯，這些外籍人，都是經歷了考驗的新秩序的隨從者；無論怎樣，他們是異族，是不關心帝國利益的。保持頭等標準體格的原則，也不能不放鬆了。黨衛軍的士兵，再不能是從全國選選的六呎多的大個子。有些人真看不上眼，希萊一望見他們便要作嘔。檢閱日耳曼尼亞機械化兵團時，希萊中將雄惡地看見了缺一隻眼的、癩腿的，還有一個駝背的士兵，同時半數人的個子都不合尺寸，滿臉病容……不錯，這支隊伍早已不是滿身血腥、姦淫擄掠的能手，曾經殺氣騰騰地橫掃荷蘭法國，一直快要到達高加索的希特勒黨徒的傭兵。

希萊最愛回憶似乎離現在已經很遙遠的那些日子，他最喜歡高加索。稀有的南方的壯偉秀麗，遠勝過瑞士。有一個時期，中將大人曾經夢想着在這片肥沃的山區，當個和平的行政長官——省長或者佔據一個市；也曾經請他的「撐腰人」在「領袖」的參謀部裏活動這個職位。可惜，由於舉世皆知的不幸情況，他底夢想幻滅了。

說也奇怪，大好春天的清早，師長就覺着有些不自在。先是敵人的飛機。不，敵機沒有丟炸彈，

但是偵察了。俄國的飛機偵察了森林，幾次遶着鐵路線，在裝卸貨物的車站上空，盤旋了很久。是的，部隊隱蔽得很好，然而俄國人對於這帶地方這般地注意，總不能讓人放心。

送來一份報告，班尼克伍長，麥克倫堡人，韋斯特蘭機械化兵團裏面出色的老兵，夜行軍時，在湖邊失蹤了，他的不自在更爲明顯起來。搜索了許久，才在離師部八公里的一個小湖中找到他的屍身；心臟被刺了一刀，頭部被什麼重東西打傷了。

中將把蘇聯飛機不斷地在司令部小庄子上空盤旋，同班尼克的死，聯繫起來，這是不足爲奇的。他急忙把司令部移到樹林裏去，下令存林子周圍築起三道鐵絲網。

當晚，外科軍醫林德曼正向中將報告檢驗屍體結果，韋斯特蘭機械化兵團又遞上一個報告：離班尼克被殺的地方不遠，士兵搜索樹林時，在密層層的乾果樹叢裏，又發現了一具屍首——一三一步兵師的卡爾·希萊伍長——（令人不愉快的姓氏巧合，在希萊中將的嘴裏，留下一股惡味。）

過了不多一刻，日耳曼尼亞機械化兵團團長慕蘭堪姆普夫親自打電話報告：同來歷不明穿綠衣服的神秘人物遭遇時，兩名上等兵——蓋斯奈，曼斯奈受了傷，蓋斯奈的傷勢似乎是致命的。團長又報告一件令人莫明其妙的事：士兵們異口同聲地說這些神秘的人物，滿身撒着雪。

團長命令仔細調查這些事件：澈底搜尋來歷不明的人，各營特別派出一個連，協同全師偵察隊一齊出動。

師長不滿意地發現了十兵中間正流傳着恐怖的謠言，說是有「綠鬼」、「綠妖」在這帶地方作祟。

希萊不相信這些幻想中的幽靈，他召見負責偵察的威爾納上尉，指出戰爭中不會有幽靈，而是出了敵人。他命令威爾納親自負責偵察「幽靈」。

當晚，師長巡視坦克兵團下車的車站後兩小時，第雷中尉被打死了。師軍需官班德爾上尉失蹤了。倒霉的第雷，被一把刀強有力地刺穿了，出事地點是在一大群忙亂的官兵士兵幾乎都望得見的車站上。

師長下令，禁閉哨兵和值日警衛官十五天，召來威爾納上尉，狠狠地訓斥了他一頓，罵他不努力搜查兇手。

當一列滿載軍火車火車，十之八九因為鐵路失修而出軌；三個士兵吃了腐爛食物而中毒；兩名士兵逃亡時，也都歸咎「綠鬼」。簡直沒辦法分辨真事和錯覺；說不清那些是事實，那些是捏造。

提防可能發生的後果，中將下令報告軍團司令部和中央集團軍軍長布斯基元帥；俄國人派了一批偵察員潛入了德軍後方，由於一三一步兵師警戒疏忽，他們已深入瓦金師的中心地區，很可能偵察出一批軍隊調動的意圖。

略加思索，中將大人又寫了封私人信給柏林的巴赫軍長，取悅他「撐腰人」；同時萬一戰役失敗，也可以博得他底同情。柏林後備部隊裏有不少將官們，很高興謀取希萊的位置。

第二天將近傍晚，師長吃了晚飯已經躺下休息了，忽又被電話驚醒。

威爾納報告說，剛才一個排同綠鬼發生了衝突。這個排按照師長的命令仔細搜索這帶地方，阿爾坦貝爾少尉率領着走到樹林外緣一間孤立小茅屋旁。幾個人進去了，沒有看見一個人。幸而阿爾坦貝

爾仔細，發現小屋的閣樓上有綠鬼；是的，確是他們。不幸，他們用手榴彈回擊阿爾坦貝爾的部下，打死了他和另外七個人後，逃脫了。重要的是，警號已傳遍各部，當場便組織了澈底的搜索，希冀能全部俘虜或殲滅他們。其次，士兵抓到了一個土匪。不，不是活的，不幸已經死了。

村度了片刻，希萊命令準備汽車，由一輛坦克護送，開往出事地點。

森林邊緣一間燒燬了的茅棚殘骸旁邊，威爾納上尉和偵察隊的黨衛軍士兵迎了上來。

沒有理睬他們的敬禮，希萊默默地走向那死了的敵人。他是一個年青的俄國人，頂多二十三歲，亞麻色的直頭髮，一對大而靜止的眼睛冷靜地看師長。綠色偽裝套服裏面（中將說這是蘇軍偵察隊的夏季制服）穿着褪了色的蘇軍制服，戴着中士肩章。

不遠，八個黨衛軍士兵一個挨一個躺着，像是排隊，兩臂都交叉在胸前。中將纏了繆盾；八個人裏五個是矮個子，帶着病容……如此黨衛軍！

X

X

X

特萊夫金絲毫沒有想到他們引起這麼多德軍高級將領的震駭，不錯，他們排作三角形向回轉時，偶而也碰到一羣群的黨衛軍在到處嗅着，聽見他們互相呼喚，他沒有把這個和自己聯繫起來，以為他們是在演習。

深入敵後的第四天，他們走到了一間孤獨的小茅屋，特萊夫金想讓部下休息一點鐘，同時也好同「地球」聯絡。爲着特殊的謹慎，又要看清周圍情況，便從搖幌的梯子爬上閣樓——梯子幾乎被安尼卡借夫壓坍了。

特萊夫金已調整好無線電，正同「地球」交換着呼號；忽然聽到在屋頂破洞旁放哨的布拉茲尼柯夫的叫喚。特萊夫金走上前去，看見二十個黨衛軍分散排列着向小茅屋走來。

中尉叫醒剛入睡鄉的同伴，打算跳下去，溜進森林裏去；但已經來不及。黨衛軍逼近了。有四個已經進了茅屋，在堆肥裏搜了一遍，走出去了；緊跟着又折回頭，一個從搖幌的梯子往上爬，咕嚕溜，上氣不接下氣地罵着。

特萊夫金，一手緊握着自動連發槍，屏住呼吸；屋頂上有許多小洞和裂縫，閣樓很亮。他比平日更仔細地打量每個同伴的臉。他們的樣子真可怕：憔悴，眼睛深陷，滿臉鬍鬚，站在那裏備準死戰。梯子軋軋作響，德國人小聲地罵了一句。

一陣狂叫。安尼卡偌夫從屋頂上的一個洞裏對準着站在小屋旁的黨衛軍，丟下個反坦克榴彈。同一時刻，布拉茲尼柯夫用湯姆式打碎了一個從暗門伸出來的黨衛軍的腦袋。在一團灰塵和碎片中，他跳了下來，其餘的偵察員緊隨着。

剎時，特萊夫金體會出安尼卡偌夫一個偵察員的觀點所想出來的法子的機智——對準站在屋外的敵人丟手榴彈，打開條退路。茅屋裏面的三個黨衛軍容易對付；被爆炸驚嚇，他們在黑暗裏摸不着頭腦，究竟出了什麼事。

片刻，偵察員已經竄進濃密的虎尾樅樹叢中了，德國人的叫喊、子彈、和來得太晚的手榴彈，緊緊地追逐着。開始，特萊夫金沒有留意布拉茲尼柯夫沒同他們一陣，也沒發覺安尼卡偌夫和西米歐偌夫受了傷。急促喘息的安尼卡偌夫告訴他：在跑出茅屋時，他看見布拉茲尼柯夫倒下去了。

追擊並沒有放鬆。似乎四面都有人在搜索。整個樹林子震盪着子彈和叫喊的回聲。隨後他們聽到狗吠。右邊什麼地方傳來自動摩托車的響聲。安尼卡偌夫背上負了傷，正在吃力地喘氣，西米歐偌夫越來越跛得厲害了。

雨洗過的樹林，彌漫着清香。飽含濕氣的樹葉青草，吐露着還帶冬天殘跡的四月的清新。真是春天了。柔和的輕風似乎也感覺在雨中沐浴的愉快，搖撼着不斷切切私語着春之歌的密葉。

背後追趕的聲音消失下去了。受傷的人趕緊包紮起來。馬莫其金從懷裏掏出最後的一個瓶子，搖了幾下，只剩了一滴酒，他把瓶子遞給安尼卡偌夫。

比柯夫背上的發報機穿了十個子彈洞。它救了他的性命，却再也不能使用了。比柯夫用湯姆槍把結果了它，把碎片丟向樹叢裏。

他們緩緩地繼續往前走，醉漢似地搖搖幌幌。

馬莫其金走在特萊夫金旁邊，忽然開口了。

「請原諒我，中尉同志。」

他拍着胸膛，也許在哭了——黑暗中辨不出來——他用低啞的聲音說：

「是我的錯，全是我不好。我們家裏打漁的人相信命運不是沒道理的，他們差不多回回是對的。我沒把那兩匹馬歸還給莊子去，我把牠們出租了，換東西吃……」

特萊夫金什麼也沒有說。

「原諒我，中尉同志。要是我們平安地回去……」

「要是我們平安地回去，就得送你上懲罰連去，」特萊夫金說。

「自然，我應當去，我也願意去！我早就知道你要這末說，我知道不管怎末樣，你還是會這樣說的！」馬莫其金欽佩地大聲說。他近乎歇斯蒂里地扭着特萊夫金的手，不知怎樣表達他的感謝和忘情的敬愛。

追擊的聲音彷彿來到他們身邊了。他們仆倒地下。兩列裝甲車隆隆地開過去，漸漸地又恢復寂靜。他們再往前進。安尼卡偌夫高大的身影，在前面忽隱忽現。用他有力的肩膀披開濃密的枝極，他慢慢地向前走，拚命同快要控制全身的半昏迷狀態掙扎着。

也許他只有他從一生的經驗，猜到了四周的平靜是假的。自然，他不知道全瓦金師的偵察隊，三四二特種師的尖兵連，一三一步兵師的後方部隊都在搜尋他們。他不知道，電話鈴不斷地響，發報機裏一直發着嘎嘎的電碼子；但他感覺追擊的圈子越縮越緊了。

他們往前進，精力一點點地更不能支持了，沒有把握能不能脫逃。現在這個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敵人最精銳的師，有着嚇人的名字的瓦金師，集中到這座樹林裏，企圖出其不意地打擊蘇軍的敵人，已經註定要滅亡了。那載重車，坦克，裝甲車，那個戴着憤憤然閃着光的夾鼻眼鏡的黑衫黨人，那些坐在裝有活豬的車上的德國人；這一切德國人——吃着的，用喉管說話的，玷污了這森林的，這些希萊，這些慕蘭堪姆普夫，這些凱其亞斯，這一切想升官發財的傢伙，一切罪惡的隊伍，這些幫兇和劊子手——正沿着森林走向最後的命運，死亡復仇之手已經降到這一萬五千人的頭上。

第十一章

「地球」上的發報機按在一個孤獨的隱蔽所裏。麥什其爾斯基少尉日以繼夜地守着，差不多絲毫不睡，只間或伏在手臂上，朦朧進入半睡。不一刻，他便恍惚感覺耳朵裏特殊的以太震動，馬上清醒了，長睫毛頻頻地閃動，翹乏地向值班的報務員：

「他們說話了嗎？」

報務員輪流值班。卡特亞下了班還不肯離去。她同麥什其爾斯基一併坐在狹鋪上，她的銀色頭依在太陽晒黑了的手上，等待着。有時她憤惱地和值班人爭吵，硬說別人沒有找着「星」的波長，從他手裏奪過發報機來；隱蔽所簷下，響起她安靜的懇求的聲音……

「星」。『星』。『星』。『星』。『星』。

鄰近的波長上，有什麼人老在講德國話。再稍過去些許，放送着莫斯科的音樂歌曲——永遠清晰，有力，打不斷。

師長每天來好幾趟。偵察員從穀倉到隱蔽所來回地跑。布哥爾柯夫中尉天天都來，有時和梅齊泰夫伍長一道。他不出聲地靠牆站上一個鐘點，望着報務員，然後又走了。

李克哈切夫少校常從值班報務員手裏拿過耳機。有時巴拉什金上尉也來幾分鐘，站在小窗口旁，用手指敲窗，嘴裏哼着他那出名的筆記本裏的調子。有時，那一對分不開的莫什塔柯夫和古拉維奇上尉，也從前進哨位來看。

安靜，不惹人注目，稍長麻子，突出的前額下閃着一雙精明眼睛的猶斯金上尉，走進了隱蔽所。

「你是偵察指揮官麼？」他問麥什其爾斯基。

「我是代理的。」

情報官說他要查問幾個和非法徵用農民馬匹有牽涉的偵察員。他簡單地把事由敘述了一週，問麥什其爾斯基有沒有弄清事件的嚴重性；這事影響了蘇軍在當地村民中的聲望。

「因此，你知道，」他不等麥什其爾斯基答話便接下去說：「我必須盤問當時在場的幾個偵察員，特別是特萊夫金中尉和馬莫其金軍曹。」

「他們現在不在這兒，」麥什其爾斯基不大耐煩地說。

「一個也不在？」

「不在。」

情報官略躊躇了一下。

「但是我一定要和他們面談。」他說，「他們很快就回來嗎？」

「我不知道。」麥什其爾斯基慢吞吞地說。

卡特亞忽然走了過來，說道：

「你最好到他們現在所在的地方去找，上尉同志，去查問他們。」

「他們上那兒去啦？」猶斯金上尉問。

「在德國軍後方。」

情報官用平靜的嚴肅的眼光，打量着卡特亞。她以生氣地、驕傲地微笑回答他的注視。

麥什其爾斯基也笑了。但他忽然想到，如果有上級的命令，這個人是會到敵入後方去作調查的。

「這就是我們軍隊力量的泉源，」麥什其爾斯基想着，「每個人都忠於自己的職務。」

第三天——「星」說話了。這是特萊夫金通過敵人封鎖線後的第二次。顧不得用暗號，特萊夫金一再地重覆說：

「第五瓦金黨衛坦克師正在這裏集中，一個第九韋斯特蘭機械化團的俘虜，供出第五瓦金坦克黨衛師正在這裏集中。」

他又報告了韋斯特蘭團的兵力，師部所在地，強調說各部隊正在裝卸，只在夜間移動。他重覆一遍，又重覆一遍，再一遍：

「第五瓦金黨衛坦克師正在這裏集中，秘密地集中……。」

特萊夫金的情報，震動了全師。塞爾比欽柯打電話告訴塞米爾金上校。軍長，軍部也很興奮。

加里也夫中校應答從軍團部，軍部，鄰近師部來的電話，忘記了睡眠是怎麼一會事。他一直凍得發抖，把大衣丟在什麼地方了。他又變得嘈鬧，多話，快活了。「加里也夫嗅着德國人了，」戰士們

說。

千百張地圖上，藍鉛筆畫着瓦坦克師集中的地區，急報從軍部送到了前方指揮部，再從那裏遞到了莫斯科最高指揮部。

瓦坦克師和這整個森林地帶在最高指揮部掌握的全盤情況中，只是滄海一粟；最高指揮部有深遠的計劃，不讓德國人取得最微小的戰役收獲；不讓他們阻止——那怕一天也不行——蘇軍向波蘭進軍的道路。命令傳達下去了，加強前線的左翼，增調一個坦克軍，一個騎兵軍團，幾個司令部的後備砲兵營。

圍繞着特萊夫金的圈子，在地面上像漣漪一樣逐漸擴大，直達到了莫斯科，直達到了柏林。

增援部隊到了。一個坦克團，一個警衛迫擊砲團。部隊數量和裝備大量增強了。偵察員也有了補充。

麥什其爾斯基開始緊張地訓練部下，一半時間在前進哨位上觀察敵情。布哥爾柯夫和工兵們在無人地帶埋了地雷。李克哈切夫日日夜夜忙個不休，接受新電報機、電話、電線。塞爾比欽柯上校到觀察哨位上指揮各部。正像每次大仗前一樣，他變得更年青更嚴肅了。他長時間仔細地研究着新送來的包括直到維斯杜拉河，幾乎是波蘭全部廣大地區的地圖。一九二〇年在布頓尼第一騎兵軍裏，他曾經到過那些遙遠的地方。

只剩卡特亞孤守着寂寞的隱蔽所。

特萊夫金在無線電裏回答她最後的話是什麼意思呢？「我懂得」是平常的意思，說明他聽清楚了，還是帶着肯定的祕密含義呢？這是一盤踞她腦海的主要問題。感覺到：當他被死亡的危險包圍的

時候，或許更容易接近人類的簡單感情。他在無線電裏的最後一句話，可能是這個變化的結果。想到這裏，自己也微笑了。對着從軍醫助手烏里別什娃那裏借來的一面鏡子照着，擺出一付莊嚴神聖的神態，正合乎一個英雄的新娘——她甚至出聲地說着這幾個字——的身份。她放下鏡子，又向破裂作響的以太波裏，一再重覆着，按照她的情緒，一會兒溫順地，一會兒又憂鬱地，叫道：

「星」。『星』。『星』。『星』。

可紀念的對話後，過了兩天，星又回應了：

「地球」，「地球」。「星」報告。你聽見嗎？「星」報告。

「星」！「星」！卡特亞放聲驚叫着。「這是「地球」。我聽見了，能聽見你。

她伸出一隻手，用力把門推開，想叫什麼人進來，分享她的快樂。附近一個人也沒有。她抓到一隻鉛筆，準備記錄了。「星」忽然在一個字的中途斷了，什麼也不說了。卡特亞整夜瞪着眼。「星」依然沉寂。

第二天，又過一天，「星」還沒有聲音。偶而麥什其爾斯基走進來，有時是布哥爾柯夫或是李克哈切夫少校，雅克維其上尉——新來的代替巴拉什金的偵察負責人。「星」依然沒有聲息。

整天，卡特亞半睡半醒地拿着耳機。她作着奇奇怪怪的夢——特萊夫金，臉色蒼白，穿着偽裝套服；馬莫其金，重疊的兩個臉，帶着凝固的笑容。她底弟弟里雅——不知什麼原因，也穿着綠色的偽裝套服。她驚醒了，震顫着，唯恐錯過了特萊夫金的呼喚，趕緊往襪子裏叫着：

「星」。『星』。『星』。『星』。

雷鳴的砲聲，從遠方傳來。戰役開始了。在這樣緊張的日子裏，李克哈切夫少校是急需報務員的。但他不忍把守在收報機旁的卡特亞調開。她一個人獨自守在冷清清的隱蔽所裏，幾乎被遺忘了。

一天，黃昏後，布哥爾柯夫來了。他替特萊夫金送來一封剛寄到的信。母親告訴他，她找着了他在底紅色物理筆記本——他最愛的課目。她一定好好保存起來，進大學時，他還會用得着的。真是一本好筆記本，簡直可以印成教科書了；電學和熱學的表，作得那末仔細。他熱愛科學，她很高興。還有一件事；他還能想起十二歲那年作的靈巧水壓車？她無意間翻出了圖樣，跟克拉克阿姨痛快地笑了一陣。

布哥爾柯夫大聲朗讀着信；突然伏在無線電報機上，嗚咽起來。他哽咽着說：

「戰爭該結束了……不，我不是疲倦，我沒有說我厭倦了。可是人們也不該再被殺死了，真的是時候了。」

忽然之間，卡特亞恐懼地意識到或許她這樣不分晝夜地守着，滋完滋盡地呼喚着「星」，是沒有用了。「星」隕落了。「星」熄滅了。

然而她怎能走開呢？也許他會再說話呢？要是他躲在森林深處什麼地方呢？

充滿了希望和鐵的信念，她等待着。沒有人再等待了，她等着。直到開始進軍，沒有人想挪開那架無線電報機。

尾 聲

一九四四年夏天，部隊掃蕩着無力抵抗的德軍，開進波蘭國境。

塞爾比欽柯少將乘着吉普車，趕上了一組偵察員。一個跟着一個，他們穿着綠色的偽裝套服，沿着路的一旁行進着。精神飽滿，警覺，準備着隨時隱蔽，消失在寂靜的森林，消失在崎嶇的地面，消失在薄暮搖曳的影子裏。

少將認出了領頭的麥什其爾斯基少尉。像他每次碰見偵察員一樣，少將停了車。

「好，孩子們，怎末樣，」他問。「華沙就在眼前了。離柏林只有五百公里，不算回事了。馬上就到了。」

他點閱着偵察員，往後被一種悲傷的回憶抓住，想再說些什麼，又吞了下去，只招招手：

「你們平安，偵察員們！」

車又開動。偵察員們等待片刻，依舊繼續他們的行程。

（一九四八、「三八」節譯於大連）

譯後附記

塔斯社介紹一九四七年蘇聯新小說時，提到了卡札克維奇底中篇小說「星」，曾是去年最流行的蘇聯作品之一，譯者早有先睹爲快之感。後在蘇聯文學（九月號）上，發現了曼寧女士的英譯，讀後決心譯出以饗中國讀者。

作品的評價，不敢漫加批評，還是留給公論。譯者深覺遺憾的是對文藝是門外漢，譯筆不熟練，恐不能傳達原作品的全部精華；同時又找不到俄文對照，譯文中不妥之處，在所難免，有待讀者指正。譯者堪以自慰的，在譯寫過程中，曾三番五次修改，盡了自己最大努力。同時，譯完後又蒙劫士先生幫助修改，特在此向他表示謝意。

譯這篇寫蘇聯愛國自衛戰爭裏無名英雄的英勇事蹟的小說時，常使我想到了祖國千百萬獻身人民解放事業的戰士。蘇聯愛國戰爭勝利了，特萊夫金和他的伙伴，可以瞑目九泉。我國人民解放戰爭已達到轉折點的今天，外國朋友們的英雄偉業，對我們的鬥士，該是怎樣的激勵！

謹以此獻給爲祖國解放事業而獻身的無名英雄！

一九四八，三，二十日

IC

2.45

星

5. 初版 哈 5,000

本定價： 230元